國朝文滙

國朝文滙乙集目錄

卷五十八

范蠡論

程同文

昔范蠡事句踐。用敗衂之越以滅吳。句踐以霸。於是蠡曰。越王忍人也。遂亡去。其後句踐殺文種。蠡竟免。世之人無以測之。或以謂蠡知道者。嗟乎。蠡所操者術耳。烏足以知道。如以道則身固可以無去。而亦不殺。彼文種者。蠡殺之者也。方句踐之棲會稽也。蓋將焚其妻子以決死於吳者屢矣。使如蠡者因其激厲危苦之秋。進以仁義道德之說。以默銷其深詭之心。猜忮之性。凡所以愛其民禮其士者。一出於誠。力齊足以戰。心一足以守。夫然後以制變於敵。彼吳之強若飲狂藥。然舉重乘高迅呼疾走。其力什倍於常人。然智者視之。知其不終朝而將顛仆以殞。蓋愈強而斃愈速。故當是時。吳雖無越。必自斃。然則越之所患。其不在於吳亦審矣。計不出此。而一切導之以術。術者窅然藏於鬼神不測之區。卒然而動。若鷙鳥之下擊。猛獸之決起。而莫知所自。及其斷也。雖加之於所甚愛之人。被以甚惡之名。而毅然不為之掣。故非天下之至忍。不能與於術也。且夫吳已滅矣。越以霸矣。是行術而既效也。夫行仁義道德而效。則亦樂於仁義道德矣。行術而效。則亦樂於術矣。蓋雖如蠡與種者。句踐亦必置諸術中。無怪也。一旦蠡去而句踐懼矣。謂其知吾術也。夫蠡與種。材相若。蠡知

吾術。種蓋未有不知者也。彼知吾術而不去者。將奚為乎。此固句踐所日夕操刃而睨於其側者也。吾故曰種之殺。蠡殺之也。吾觀蠡之為人。豈遂能脫然於富貴哉。其去也。畏句踐之術。而又自以其術免焉者也。夫誰則導句踐以術。乃至不能一日居於其位而幸而猶以術免。亦慼矣。傳曰。不以道事君者。其出乎范蠡是也。商鞅用法以強秦。而鞅以法死。范蠡用術以霸越。而蠡以術亡。彼後之干其君而不以仁義道德為說者。亦可以鑒矣。

方長青山靜居詩集序

昔人謂杜子美詩無一字無來歷。杜嘗自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而鍾仲偉詩品則曰吟咏性情。何貴用事。是二說者。孰為得歟。余年二十餘。始學為詩。嘗問詩法於吾友方長青氏。於時東南言詩之士。相率為性靈之說。日趨於淫靡佻蕩。長青為詩。獨根柢於古。不屑屑標舉性靈。而語益高妙。余因是而悟。竊以為詩品自一家之言耳。非詩之正也。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蓋詩必以造語為工。而造語必以用事為妙。今試取三百篇讀之。沔彼流水。朝宗於海。用禹貢也。燎之方揚。寧或滅之。用盤庚也。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用洪範也。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用康誥也。虞史臣之序曰。帝釐下土方。商頌用之。夏

小正曰。有鳴倉庚。豳風用之。塗山之歌曰。白狐綏綏。鄘風齊風兩用之。箕子之歌曰。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鄭風用之。夫爾周所有之書。其見於今者亦僅矣。而其可得而言之如此。則令其書具存。將三百篇無一字無來歷可知也。烏有如仲偉之所云者耶。蓋仲偉以性靈言詩。未為過也。乃言性靈而必以不用事為貴。則褊矣。夫性靈豈關於用事不用事者哉。高臺多悲風。明月照積雪。雖若無故實。特寫景之有致者耳。遂以為性靈語盡於此不可也。桓野王撫箏而歌。其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安石為之泣下。謝康樂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是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孝靜為之流涕。彼詩之感人至於如此。亦可謂有性靈語矣。而皆出於用事。蓋以用事為詩。則性靈自具。以不用事為詩。雖有性靈。亦罕矣。余故曰。仲偉之言。非詩之正也。嘉慶戊午長青客杭州。出其橐中詩若干卷。以示余。且屬以序。余之齒稱於長青。學尤不逮。貧賤無人知。而又不文。無足以序長青詩者。然諾之不敢辭。蓋余嘗悟詩法於長青。於長青之詩。則既知之矣。且又知長青敦樸君子。不肯自伐而相知無有氣力能譽人者。故世之稱長青詩者蓋尠。然人之情畧於近而慕於遠。長青之詩。將不惟必傳而已。故樂於序長青之詩。而輒與鄙論著焉。長青其以余言為然乎否乎。

送張子白還鎮番序

鎮番東西北皆倚邊邊城環之如半規然以俯臨於邊外邊外之地惟鎮番形勢足以控之康熙中噶爾丹強盛套西額魯特為所破其長上書求內附　詔許之畀以牧地置之寧夏賀蘭山以西土人謂曰阿拉善王阿拉善者蒙古語賀蘭山也雍正中始即鎮番改衛為縣而屬以甘涼肅邊外地東至於沙河西至額濟納河其廣二千餘里皆北界於額魯特蓋以一縣而蔽河西三府州之背其寄為最重土曠而不治則莫急於井渠之利民儇而不文則宜講於庠塾之教耕牧相錯或慮其爭亭障晏然亦戒其弛非其令之具幹濟有恩與威者未見其效也其治為最難夫寄之也重而治之也難則意非其人莫屬也然而鎮番之令則由乎部選常以資格而得之非視夫大縣之必調而任也故任鎮番者苟材與智則且旦夕謀所以去之而大吏者苟有見於其材與智亦必謀所以轉諸善地以為此不足以辱吾賢也俗貧而人物之駁不饒地瘠而賦斂之入蓋寡其選不得與大縣比亦其勢然也嗟乎自為政者而惟地之擇而事之重且難者之廢而不理也久矣張君子白知鎮番既至則曰是豈不足為政乎於是墜者舉之仆者植之期年其民大和君曰未也乃以時導民審徑遂表封界常乘橐駝行邊逾旬日不返手畫而口示蓋種柳擬塚以萬計而民

益勸君嘗語所親曰。使復數年。俾壕畫成而栁畫活。數世之利也。總督惠公齡聞君賢。一日語君曰。吾將借君以皋蘭。君曰。蓋嫗有受人之嬰而為之乳者。及其未食食也。則不忍以去。然則某誠不以皋蘭易鎮番。嗟乎。此足以見君矣。嘉慶甲子十二月。君以卓異徵入見。其明年二月乃還。君故善歌詩。知君者咸為詩以道其行。而屬余以序。余既偉君之政。而尤賢其眷眷於鎮番也。是不可以無述。

徐直生艾陵春泛圖記

艾陵春泛圖者。職方徐君直生。有懷舊隱之所為作也。君家揚州北郭外三十里。濱運河。當江淮之衝。而其旁有湖。豁然數百頃。所謂艾陵者也。洲渚層複。遠山縹緲。春水方生。沖瀜瀰迤。浩乎無際。帆檣沙鳥。出沒於水光天影之中。晦明朝夕。千色萬態。足以供騷人逸士之所流連而嘯傲。宜君之處而樂。出而不能已於思。而寄諸圖畫也。一日君置酒寓齋。出此卷示客。且曰。吾嘗慕唐之張志和陸龜蒙宋之林逋其人。皆翛然高蹈自放於山閑水曠之外。世莫能致。以全其樂。若艾陵湖者。其佳處豈遜遜於三子者之所託哉。吾既深愧夫三子者之高。而亦不能不甚懷斯湖之美。故凡圖中所以為舟為鶴為童為婢為書卷茶竈。蓋以檃括夫三子者之事於尺幅中。以志吾愧而已。余以謂江湖之樂。汗漫而不返。澹泊而無營。非似夫世之顯榮豪佚酣

紛華聲色之盛。爲足以蠱情而溺志。故朝市之士。輒視爲枯槁寂寞而莫之顧。而其賢者。又或奮志於事功。眷懷於民物。雖顧此而有不暇。惟夫高明清曠之士。與狷介之流。而適無所用於時。而能終身乎此而不去。則似造物者之於人所甚靳而不予者。恒在此而不在彼。然則彼慕夫三子者之樂。而不能致。而賦浩蕩以懷歸。感塵勞而太息者。獨君也哉。君與余同歲進士而同寮。君屢材於其長。凡事之艱且鉅者。必君是倚。而余碌碌無所見。永定河之役。君勞甚著。既而南臨徐州。視決河。北按土默特。西出青海。再期之間。所行數萬里。皆有成績。余方浮沈而憔悴如故也。是則君之才。世且將羈縻之以盡其用。斯湖雖美。誠非君之所宜息駕。而余獨何爲哉。蓋三子者之故跡。皆在余家一二百里之間。其山水與艾陵匹也。攬君之圖。可以悠然而思矣。

學校貢舉論

吳德旋

古者國有學。鄉有校。州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民八歲入小學。教之以明父子之倫。長幼之序。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十五入大學。擇其才之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其為士者。師教之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知仁聖義中和之德。孝友睦婣任卹之行。禮樂射御書數之藝。其所以養而成之者詳且備矣。於是閭胥書其敬敏任卹者。族師書其孝友睦婣有學者。黨正書其德行道藝。州長考而勸之。三年大比。鄉大夫以賓興之禮舉之。而升之司徒。曰選士。升之學曰俊士。司馬辨論其材。然後授之以官。而詔之以祿。其教之也備。故才易成。其核之也精。故舉不濫。其時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庶司百執事之人。莫不有孝弟忠信誠慤廉潔之行。而鄉遂州黨之官。既以治民而為之長。及其教民也。而又為之師。故能民氣和樂。獄訟衰息。禮樂興而刑罰措也。嗚乎。何其盛哉。至於後世。鄉校州序黨庠閭塾。廢而不設。民多出於游惰。其號為士者。相與為記誦章句之末學。幾以干天子之爵祿。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置而不講。郡縣中乃始建學立師。置弟子員數百人。而為之師者。又非必有德行道藝。可為師法。故弟子或終歲未嘗一見其師。而師亦未嘗一教其弟子。即有考課之法。定其優劣。又不過以繡繪雕琢之詞章。由是而舉於鄉。而貢於禮部。而策

名於吏部。卒未嘗一考其德行道藝之何如。而遂委之以臨民之任。夫上之所期於士大夫者。莫不欲其有孝弟忠信慈惠廉潔之行也。而上之所以第而舉之者。徒以繡繪雕琢之詞章。則士之有孝弟忠信慈惠廉潔之行者。固無由以進之於上。而上之所舉。其有孝弟忠信慈惠廉潔之行者。蓋亦鮮矣。夫士以其記誦章句之末學。修之於家。而以其繡繪雕琢之詞章。獻之於天子之庭。不知於治天下之道。何所補也。然則鄉校州序黨庠閭塾之設。與六德六行六藝之教。與鄉舉里選之法。蓋可以不復乎哉。

與族弟筠墅書

筠墅弟足下。德旋前與吾弟及守靜耶溪書。狂言滿紙。諒諸君子必有以是正之。守靜寄到邱邦士文集。德旋四三紬繹之而心折焉。其修詞之潔。非同時諸家可比。又能斂攝其氣於混淪中。較之以風馳電擊。為駭人之狀者。誠不可以同日語。德旋嚮者於 國初諸家文。有取乎汪堯峯。堯峯文醇雅可誦。而敘事傷於過煩。蓋自宋南渡後。諸文家通病。邦士乃亦間不免此病耳。然邦士文之佳者。絕出堯峯遠甚。故自明歸震川後。我 朝方望溪前。能文之士。斷以邦士為最矣。惲子居云。邱邦士文奇淡。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然非正宗。德旋以為正宗亦非有定式。要在前後布置不

失序。吐辭雅醇不蕪。則自唐虞以來至於今日。其卒不可變者也。昔者韓退之之論文也。曰無難易。惟其是耳。如何而後謂之是。前後有置不失序。吐詞雅醇不蕪。即是矣。非欲務以艱深為尚也。而其近於躁率者必去之。非欲務以流便為尚也。而其近於晦澁者必去之。是即所謂吐詞雅醇不蕪也。而昧於此者。雖日與之言為文之法宜如是。彼且河漢吾言。謂若於文字之見有痼疾。吾又安能舍吾所聞於師友之訓而徙而就之。謂吾向者之言實過乎。昔人謂太史公記酒肉簿。必有可觀。德旋以為太史公記酒肉簿。亦如其為史記者之為矣。何也。質而不俚。修詞之能事畢矣。雖然太史公之所以為不可及者。在神明於法。而變化無方。如第曰質而不俚而已。豈惟太史公能之。班孟堅韓退之柳子厚李習之歐陽永叔曾子固王介甫蘇明允子瞻子由諸人具能之矣。其或文勝而質不足。或質而不免於俚。則皆不足與於斯事者也。自北宋而後。為文者之能合於古人與否。吾先以是斷之。至於理之醇駁。則視乎植根之深淺。而於修詞之得失無與焉。德旋聞吾弟與潤安耶溪諸君。於大雲茗柯兩家文。有抑揚之論。德旋以為兩家各有相勝處。未易定其優劣。謂茗柯有擬古之迹。此固其所不免。然即以大雲論。其文有全似晁家令言兵事書趙營平屯田奏者。而行文軌轍出於管荀諸子。不可掩也。茗柯擬古。亦子雲子厚之匹耳。局嘗有句摹字

歟如明七子之取憎耶且若柯亦不幸中道而逝耳使假之以年而至於五十六十安知不盡變古人之形貌而泯其模寫之迹哉且夫為文之士各有所得於天之分不可以強而能其可強而能者謹守古人之法度不使有軼因其規而為圓而周旋也中之因其矩而為方而折旋也中之如是而已雖其所得於天之分甚優者亦必徐以俟其自化焉雖然士不求為古之文則已士而求為古之文而曰吾惟謹守古人之法度不使有軼而已神明變化之境非吾之所敢幾也夫誰則肯為是言者故或且於古人之法度貿貿然未之知而徒傲引故實發為頗僻之論橫騖孝逸不可控御而曰吾聖於文吾神於文世之人固亦有見之而適適然驚津津然羨之者矣而其稍知古人之法者則已見之而猶然笑之故夫謹守古人之法度不使有軼乃所以為聖於文神於文者之資其異日之忽不自知其何以能遂忘古人之迹也德旋之於為文所得於天之分未優也而於古人之法度不可謂非心知其意者故願與吾弟及淵安耶溪諸君共守之而勉俟之不宣

張楊園先生傳

張楊園先生諱履祥字考夫世居浙江桐鄉縣清風鄉之楊園里學者稱張楊園先生父曰明俊明萬厤中副貢生先生九歲喪父母沈夫人教之天啟五年先生年十

邑補縣學附生。崇禎七年。館同邑顏士鳳家。時東南社事方興。各立門戶。遠近紛如。士鳳與先生嚴相約毋濫赴。但與里中數子邱衡輩相砥文行。曰存知社。十五年。先生年三十二。見黃子石齋於武林。石齋以近名為戒。先生謹誌之。十七年渡江。見劉子念臺於蕺山。師事之。歸而自謂有得也。他日於念臺著述中。採其尤者。曰劉子粹言。吳江張嘉玲佩葱。甲申後棄諸生從游。請執贄師事先生。先生不內門人。或請其故。先生曰。某生平授經之外。未嘗納拜正師弟之誼。近見時流講學之風。始於浮濫。終於潰敗。平日所深惡也。豈至暮年而躬蹈之。況佩葱敏而好學。闇著力行。素稱畏友乎。初崇禎十六年。門人歸安吳子琦。請於先生。欲遊復社名公之門。以延譽。先生止之。子琦意甚堅。先生曰。如必不可已。子往拜楊維斗一人可也。先生曰。人不可無直諒之友。予年二十後。得交顏士鳳。方知流俗之卑污。其不至失足於張溥周鍾之門者。皆士鳳力也。其言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君往見彼則予絕君交矣。予是以懼而止。故先生於士鳳之喪。徒步往哭。收其遺文以歸焉。先生嘗云。聖人之於天道。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盡之。又云。求異於人即異端也。求合於人即鄉愿也。盡其當然之分。斯依乎中庸也。所著書曰經正錄。曰願學記。曰問目。曰備忘錄。曰詩。曰書。曰初學備忘。曰學規。曰訓子語。曰答問。曰門人所記。曰言行見聞錄。曰近古錄。曰近鑑。曰

喪祭雜說。曰農書。凡十有六種。先生之學。以子朱子為宗。而尤嚴於陽儒陰釋之辨。與先生同時學相似者。為太倉陸桴亭先生。後先生而興起者。平湖陸清獻公也。清獻公見先生備忘錄一冊。以為篤實正大。足救俗學之失。甚欽歎之。又其後海甯祝淦人齋於先生之書。采輯精要。為淑艾編。稱先生盛德所至。迴狂瀾。砥中流。身困道亨。確乎不拔。實兼統乎河東餘干諸君子。而為朱子以後五百年聞知之一人。

吳德旋曰。予舊聞張楊園先生。為陸清獻公所推重。而未嘗見其著述。道光十六年。予與桐城蘇惇元厚子。相遇於鄞江。厚子篋中有先生全書。及門人所訂年譜一卷。予幸獲借觀。因次為傳。

路慕堂先生家傳

先生姓路氏。諱學宏。字宏勛。別自號慕堂。荊溪籍。宜興人。父諱衡。康熙乙未進士。為閬之順昌令。甫七月卒官。時先生年六歲。哭踴如成人。稍長。勤學好古。補邑諸生。事嫡母湯。生母徐。能盡孝。家貧。資教授以為養。比居二母喪。幾不勝喪。見者皆為心惻。伯兄季弟。並早世無子。先生以兩子自幼分嗣之。待寡嫂及弟室。皆盡禮。教授所入杲粟並資焉。先生年七歲時。讀孟子即解辨義利字。故終其身以廉潔自持。所至爭迎為學者師。而同時諸名宿。無不高其學行者。乾隆乙酉充拔貢生。辛卯本省鄉試

中式。辛丑大挑一等。分發陝西試用知縣。初攝山陽令。有趙成者。殺牛廷輝全家六人。以其家孫懸無鄰里。成即首其子友諒夜宿牛氏。實殺之。拘友諒至。但號泣請死。無他言。先生覺其冤。密致成妻。廉得成強私子婦狀。又密訊友諒婦於別室。盡輸其情。蓋成既逼淫子婦。而廷輝故與友諒善。知其事。將資友諒挈婦遁。成知廷輝本謀。故銜之。欲殺廷輝并殺子。子逸則戕廷輝闔門。而即誣陷其子云。讞具。例門誅。先生憫友諒遭人倫之變。白廉使　奏請末減當宮刑。一時咸服其仁明也。調權麟遊。值甘肅回逆田五亂。據石峯堡。肆焚刼。逼麟遊。先生騎馳境上。傍險築五堡。練鄉兵。防禦。城中積糧選器械。分士卒。登陴守。募義勇。列營城下。號令嚴整。諭居民無恐。逆竟不敢犯。巡營官鳳翔丞陳某。裨將喬某。邏回平民馬二。指為賊諜。密報上官。械馬二送縣。希得功。先生謂馬二非賊。微服至馬二所居村。密訪之。果非賊也。竟釋之。而上官業受丞等報。謂逆且入陝境。趣重兵戍麟遊。徽興漢兵備副使長白豐公按馬二。先生速具牛酒。慰戍者。戒無驛騷。而自迎見豐公。豐公初聞馬二釋。頗疑怪。已而知其事之誣也。乃大服。謂先生有定變才。即撤兵去。逆亦尋滅。授知宜川縣。縣北境於縣治最遼遠。羣不逞。據為藪穴。名丐而實盜。千百輩蹂躪鄉落。所至索供張。闖入內寢。脅婦女縫紉。行酒無忌。大為民患。先生購捕盜魁數人。立斃之。餘黨悉屏跡去。巨

猾康彥宗陳亞子恣橫邑中。莫敢詰問。先生甫下車。即名捕之。置之法。一邑稱快。先生以宋儒胡安定張橫渠二先生。嘗宦宜川。建二賢祠。躬率士民。謁祠下。講東西銘。及教授湖州條約。長幼環聽。俗爲丕變。在縣六載。引年歸。去縣時。士民泣送者。數百里不絕。先生之歸。年七十餘矣。然猶簾閣據几。讀書不輟。後進之以詩文相質問者。隨其才之高下而資益之。莫不各有所成就。嘉慶六年十二月。得疾卒。春秋八十有二。二十一年。邑之耆老薦紳文學之士。具先生行己居官事蹟。由學博士牒縣申請行省布政使行臺都御史總督尚書行臺副都御史巡撫侍郎督學使者。核實崇祀孝弟祠。

吳德旋曰。先生於學無不窺。尤深畫理。余所見先生畫册。品格在陳白陽惲南田之間。此在先生爲餘事。而世或以是重先生也。雖然。若先生者。畫固以人重耳。人豈以畫重哉。

張皐文先生述

先生姓張氏。名惠言。字皐文。世爲武進縣人。父諱蟾賓。常州府學生。母姜氏。先生生四歲而孤。及長爲學自成。博聞强識。精思絕人。乾隆五十二年丙午。舉於鄉。以嘉慶四年己未會試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改授部曹。大臣以先生經學淹通。才任著作

聞於

上授編修。論者謂自宋時歐陽永叔為翰林文章稱極盛。乃今復遇之先生云先生始攻駢體文。同郡惲敬見而歎曰。自相如枚乘歿後。二千年無此作矣。先生以為古作者既遠。士間見日卑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乃益治先秦太史公書。漱滌磨礱而融之以道德仁義。故其文瑰若圭璧。使觀者望而生敬。可謂獨出冠時。勇絕軌者矣。又自元明以來。學者勦襲宋儒之書。空談性命。而近時宗漢之士。專取漢人穿鑿附會之說。矜博炫異。以與程朱為難。先生起而駕前說。能悉會漢宋諸儒傳註。而兼采其長。故一時言六藝者折衷焉。惜乎年未中壽而遽卒。嗚呼。先生將明聖學以啟羣蒙。而其道未能大顯於天下。承學之士。多用是為歎。然即其所為文。以觀其用意之所在。雖古楊雄韓愈氏之徒不能過。必傳於後無疑也。先生其可無憾。先生生於乾隆二十六年某月日。卒於嘉慶七年某月日。年四十有二。配吳氏。子一人成孫。有弟曰翊。能嗣先生為文。同志交推之。德旋嚴事先生。師友間頗得與聞先生之道。於先生之沒也。思所以永其傳者。因為之述。以俟異日作史者采擇焉。

惲子居先生行狀

先生姓惲氏。諱敬。字子居。一字簡堂。世居武進縣之石橋灣。祖諱士璣。考諱輪。兩世

並以先生貴。贈封文林郎。母鄭孺人。先生幼學於父。少長從舅氏鄭環暨楊遊。然持論好獨出己見。長老皆驚異焉。中式乾隆四十八年癸卯科本省舉人。五十二年。充咸安宮官學教習。時同州莊述祖珍藝。莊獻可大久。張惠言皋文。海鹽陳石麟子穆。桐城王灼悔生。先後集京師。先生與之為友。商榷經義古文。而尤所愛重者皋文也。五十五年教習期滿。引　見。以知縣用。五十九年。選授浙江富陽縣知縣。皋文為序以送其行。其略曰。夫為令之道。六經孔孟之所述。皆子居向時之所道也。以子居為之。其不可以至耶。曰。吾不為彼之所為而已。豈子居向時之所道耶。君子出其言則思實其行。思其行則務固其志。固志莫如持情。實行莫如取善。子居勉之矣。先生曰。善。敢不求從良友之規。既至富陽。銳欲以能自効。矯然不肯隨羣輩俯仰。大吏憚其風節。欲裁抑之。令督解黔餉。先生曰。王事也。怡然就道。返自黔中。調知江山縣。父喪去官。時嘉慶元年十一月也。四年服闋。入都謁選。明年四月。選授山東平陰縣知縣。引　見。改授江西新喻。新喻吏士素横。藐視官長。輕　朝廷法。先生至痛懲創之。人疑先生之為治過猛也。已乃進其士之秀異者。與之講論文藝。斷事不收贄。必既其實。士民懷德畏威。翕然大變於其俗。七年。張皋文歿於京師。先生聞之。慨然曰。古文自元明以來。漸失其傳。吾向所以不多作古文者。有皋文在也。今皋文死。吾當

并力為之。先是皐文與今禮部侍郎蕭山湯公金釗。講宋儒之學。是時先生方究心於黃宗羲明儒學案。有所見。輙筆記之。未及與皐文辯論往復也。及皐文卒。先生為書與侍郎。其略曰。濂洛關閩之說。至明而變。至　本朝康熙間而復。其變也多歧。其復也多仍。多歧之說。足以眩惑天下之耳目。姚江諸儒是也。多仍之說。足以束縛天下之耳目。平湖諸儒是也。二者如揭竿於市。以奔走天下之人。故自乾隆以來多懟置之。懟置之者非也。揭竿於市者亦非也。且如彼此之相罵。前後之相搏。益非也。夫所謂濂洛關閩者。其是耶。其移之聖人。猶有非是者耶。其變之仍之者。是非其孰多耶。知其是非矣。何以行其是去其非耶。蓋先生嘗自言其學。非漢非宋。不主故常。故其說經之文。能發前人所未發。而世之論先生之文者。乃以為善於紀述。而說經非所長焉。十年調知瑞金縣。瑞金在萬山中。俗好訟鬬。素稱難治。先生張弛合宜。吏民咸就約束。有所論決。問法何如。不可干以非義。瑞金諸生楊儀昭。倚富姦逼佃户女。事發到官。願進千金求脫罪。先生峻拒之。後屢邀人關說。至以萬金相啗。先生曰。吾自作令以來。苞苴未嘗至門。今乃有此。豈吾有遺行耶。卒論如律。先生廉名素著。至是人益信之。十五年。大吏以先生治行第一。保舉卓異。十一月。至京師。明年三月。引見。回任候陞。是歲刻大雲山房文稿成。又明年。守南昌府吳城同知。十九年。以姦

民誣吿家人得賍。失察被劾黜官。先生為人。負氣矜尚名節。所至輒與上官忤。上官以其才高。每優容之。而忌者或銜之次骨。及誣告事起。當是時。前撫刑部尚書金公光悌甚於忤。今兩廣總督阮公元自河南調撫江西。未至。布政使方護理巡撫印務。嗜曰。惲子居大賢。乃今以贓敗。先生既擯不見用。士大夫之賢者。咸為先生惜。且究之。而先生不以介意。益務為文自壯。初先生之再謁選也。石橋灣故居。已奉其先府君遺命讓兩從父居之。自挈兩弟。奉鄭孺人之官。至是假館所親。無寧居。屬有門下士官安慶知府。試往謀之。道遇疾歸。歸寢十日而卒。先生生於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二月初一日。卒於嘉慶二十二年丁丑八月二十三日。春秋六十有一。配孺人陳氏。繼配孺人高氏。子一人。弟之子穀也。嘗從予遊。女七人。長適歸安姚晏。餘皆未行。孫二人尚幼。先生既卒之三月。余始從穀求遺書。得大雲山房文稿都若干卷。外集及詩詞各若干卷。歷代冠服圖說未成。其治獄別有子居決事四卷。先生之治古文。得力於韓非李斯。與蘇明允相上下。近法家言。敘事似班孟堅陳承祚。而先生自稱其文自司馬子長而下。無北面。先生所欲有為於天下者。具見文集中。以在下位不獲有所施設。然後之人讀其書。足以知其志之所存也。先生於陰陽名法儒墨道德之書。既無所不讀。又兼通禪理。以為心之故。惟聖賢能知之而言之。佛與學佛者。亦能

知之而言之。大學正心修身章。與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句相合。故嘗謂余云論學貴正而不執。然不可雜。雜則不正矣。蓋其所自得者如此。謹以所述先生年譜示余。余病其未備也。乃更參以所聞見及先生文集。為狀如右。謹狀。

黎珠涓味道編序

盧浙

歸善學博黎珠涓先生見予周易經義暨粵行草諸刻惠然訪予豐湖書院以其詩集求訂附以味道編自序文一首予覽之知為學道君子已摘其精語序其詩歸之矣予因出近作散體文數首求正先生擬之南豐西山復以其味道編求序時予方罷館還江匆匆未能卒讀竊嘗緒其一二益知先生學道之篤而誠有味乎其言也

夫道本於天成於性而備於聖人之心顧三代以上之聖人其道麗於事而彰顯易見三代以下之聖人其道見於言而緼奧難明昔者洙泗七十子皆親承聖人之謦欬而無言不悅夫子惟許子淵至其轉相傳述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惟有子知為有為而言然則後之學者讀其書知其味得其精微旨趣之所存非好學深思求道而有得者夫豈易能也四子之書漢唐諸儒代有發明至有宋而大顯迨有明定取士制以此命題學者髫齡受業無不誦聖人之言聞聖人之道此誠千古不刊之令典然而誦之者多說之者衆羣言淆亂已不免支離偏側拘牽破碎之弊降而愈下則忘本趨末以書視書而不知以道視書假書談道而不知以身體道夫既區身與道為二矣又安望讀其書而能知其味也先生此編察之人倫日用之間體之行止坐臥之際審之義理中正之極辨之語言神氣之微博旨趣於儒先探心源於杳默分

章分節。一字一句。反覆吟詠此其所以含噍咀嚼。親切而有味也。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先生今者年鼎七十。而氣體康強。豈腴盎睟。朝夕一卷。問學不衰。先生之於道。其殆有好而樂之者歟。吾無以測之矣。謹序。

送博羅李明府去任詩序

明府莅羅之八月。將去。羅之士民。以明府在羅有平亂功。甚德之。請留不獲。遂相率為詩歌以餞其行。蓋多至三百餘篇。予時忝主惠陽豐湖講席。羅之士有在門者。乃都為集求刪訂於予。且句之序。予受而覽之。宮商迭奏。金石鏗訇。其高者既仿佛杜韓。次亦清和淳雅。意餘於文。別擇而掇其尤得百餘篇。予以是蹶然起曰。嗟夫。直道之猶存也。信矣乎。雖然。明府之才之學。其功德入人深。而羅人歌詠之不能忘也。豈偶然哉。嘗考兩漢循吏傳。大都以廉介明敏正直。克舉其職。至倉黃事會。易危為安。寬猛兼施。文武並用。則惟龔渤海虞朝歌卓卓可述。自漢迄明。史記縣令四百人。有奇。其間如李崇之於并州。辛次膺之於蒲城。馬極之於通城。索彥勝之於樂昌。陳敬之之於龍川。左應選之於昌黎。類皆有攘除保障之力。然亦僅矣。夫儒者學古通經。孰不矜言體用。顧體難而用尤難。士君子任人家國。求如明之文成學術勳業。文相炳着。此雖古大儒難之。若明府者。吾不知其學何如。方羅陽奸民鳩張纛起。焚戮劇劫。

所過為墟。其勢甚銳。於時雋尹。既以是得罪去。而地靡堅城。人無固志。加以狐鼠內潛。蘖芽隱動。此豈易為者。明府於搶攘震恐之會。受大僚簡調。起任其事。至即開誠誓衆。曉以禍福。倡修城郭。理戰具。謹伺察。為守禦計。民以大定。既而大兵四集。賊首就擒。所以搜緝購捕者。不遺餘力。四境肅清。流移復業。此與龔渤海虞朝歌李幸馬索諸君子。何以異哉。其才如是。其學可知。所講求於體用者。又何如哉。是宜羅之士民歌詠思慕而不能以已也。且吾聞之。羅有登峰書院。頗頹廢。明府撫輯稍定。即捐廉修復。此與文翁在蜀。程明道在晉陽。又無異矣。禮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詩曰。翩彼飛鴞。集於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嗟夫。明府之治。其殆所謂知本者歟。是為序。

許謝氏傳

謝氏廣州番禺某女。早孤。字同邑許某之長子某。依寡母十八年。未嫁也。某病咯血甚。氏母臨問。知不起。歸而戚。氏含淚默然。陰屬婢子製朱衫衰服藏之。未幾凶問至。氏涕泣求奔喪。母驚曰。兒未嫁女。何往。為婉諭百端。不聽。則告其家長。危詞厲色禁之。又不聽。哭且訣曰。兒受若聘矣。如死者何。兒不獲往。死耳。其母知不可奪。許之。於是壽所以往服者。乃匆遽無所措。氏乃命婢子出所藏。則朱白粲然備矣。遂行。至門

匐稽顙姑前。姑訝且拒之曰。汝何為者。婢具以告。姑心動。然終拒之曰。汝何為者。汝完然女也。且守節難。吾家薄。汝舅見背。嫡庶子女婚嫁多故。未知他日。汝年少。一轉首。樂地多矣。何自苦為。汝速去。無自悞。氏泣曰。薄命人失所天。尚何去。乞留之。連頓顙於地。顙肉隆隆起高寸許。觀者咸感歎。姑憫其誠。益心動。乃手起曰。果爾。尚何言。氏入室櫛沐。服朱衫。出拜祖及姑。畢。易衰跪詣屍傍。哭之慟。聞者涕落。俗禮。死者必子若妻乞水沐浴。然後冠服。氏冒雨提壺出汲。往返泥濘中數里。氏自辭毋至許。迄殯殮。凡三日夜不食不飲。哭不成聲。姑強之。始歠粥飲水。許番禺之望族也。越日。尊長咸造。且弔且賀。為之約曰。某已矣。有妻如此。他日諸弟娶妻誰先子者。必以嗣。不如約。一族爭之。諸弟曰諾。許氏廟祀故事。頒胙紳耆。是歲祭畢。特致氏胙。歲為例。時予主惠陽豐湖講席。鄉人劉侂闌有舊於許。來道其事。予終聽。三歎曰。是可傳也。曰。自子輿氏言良知。陸象山王陽明並宗其說。氏生長深閨。未嘗說仁義。而如此。豈非其天性有過人者歟。夫國家當存亡絕續之交。必有仗節守義之臣。而綱常斯以不墜。許生已矣。氏毅然奔喪。節義所感。發其族。遂為立後。氏一正其志。而夫婦父子兄弟之倫皆備。此雖往冊所稱艱難靖節之士。何以過之。何以過之。

文學方戴軒先生墓誌銘

載軒先生既沒之六年。將葬。其子亨衢走書狀京師。屬予志墓。先是嘉慶乙丑。亨衢計偕來京。予見於旅次。端謹樸茂。始識異之。以為其來有自。既而以文相質。并出諸父月川公抝堂文稿求序。予以是得窺其家學。并識先生為學與行之大略。今讀來書。展狀憬然。益想見先生之賢為不易及矣。先生諱某。字載軒。世居彭澤太平鄉。祖諱某。邑庠生。父諱某。候選從九品。先生少穎異。十歲能文。十四歲而孤。母宋太孺人督教之。先生用是感奮。雖少即自勵。高其志。顧屢試不利。乾隆丁酉補邑博士弟子。十與賓興。薦不獲解。潦倒諸生中三十年。先生為學治根柢。不事科舉速化。讀書必反復其所以。常謂六經之理自在吾心。吾心不求所以自得。徒執前人成說。與耳食何異。沈潛宋儒諸書。尤喜道陸子。以為獨得大本。與從兄月川公。俱以學古行道為事。暇即過從講習。亨衢兄弟先後相繼就傅趨庭。指授文藝之外。必諄諄於謹身寡過之術。生平無他嗜好。得異書輒喜。家有高樓。貯書數千卷。經史子集。以及天文地理雜家言略備。自少至老。未嘗一日釋卷。著有淡泊堂文集。性敦厚沈静有養。獨坐一室。不妄交接人。非應試不至城市。接人恂恂然。無疾言遽色。處家儉約。以其餘濟人。歲祲。出藏穀減價平糶。丙寅疾革時。邑里亢旱。命諸子所貸粟勿收息。貧不能償者焚之。噫。士於今日學與行之際難言矣。若先生者。使其得遇於時。行其所學以

致其用固何如。而乃坎壈堙鬱。終老牖下。噫此亨衢之狀所為嗁泣也。然以吾觀往者。獨行履道之士。若王彥方黃叔度之流。類皆無所施於世。而潛德幽光。其所以被當時傳後代者。又何如也。若先生者。其又奚憾歟。先生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配楊孺人。子四。長邱元。邑庠生。次會元。次亨衢。嘉慶戊午舉人。丁丑進士。次亨泰。邑庠生。長孫豫徵。邱元出。邱元會元豫徵兄弟父子相尋卒。先生痛之。遂得疾。次孫芝生。樹生。某出。皆先生沒後生。茲於嘉慶某年月日。葬於某山某向。謹據來狀。志其略。并系以銘。

銘曰。見其子。知其父。臚其行。抗諸古。江漢之濱兮。彭澤之滸。以固其藏兮。以永其祜。

禮論上

許宗彥

古之聖人。欲天下之久治安也。於是乎為禮。禮也者。靜天下之人心者也。天下之治亂。由於人心之動靜。靜未有不治。動未有不亂。民情動久則思靜。靜久則思動。是故大亂之後。易於為治。至治之極。易於生亂。大亂之後。民困兵革。思所息肩。受命之主出盪滌而撫安之。天下翕然以定。承平既久。人日衆。物力日耗。富貴者恃財力以縱其欲。貧賤者常不勝歆慕。以生覬倖。在上者繩之以政。威之以刑。民曰此有位與權者所為也。我一日得其位與權。則所以繩我威我者。我亦可以繩之威之。於是政刑不足以靜民。而益以速其動。古之聖人。逆知其必至於是也。故於其得天下之始。因民之思治。而制為一代之禮以治之。自朝廷以至草野。吉凶萬事。尊卑異等。莫不循之天理。合之人情。為之一定之節。制而不可越。則民無所生其覬覦。貴者富者行其禮之所得為。不為榮。貧者賤者亦行其禮之所得為。不為辱。上下相磨厲以禮。則無歆羨勢力之心。巧者無所逞其詐。強者無所用其武。雖有兵凶之變。而民猶知顧恤於禮義。則不至於動而難靜。蓋三代所以久治安。其道實在於是。周之禮視夏商為繁密矣。而享國之速亦過之。後世如漢之桓靈。不必甚於桀紂。而天下之禍烈焉。唐之昭哀。非必甚於幽厲。而都社一遷。不可復振。豈非立國無本。異於前代者哉。

禮論中

自漢以至元明。莫不有一代之禮。其異於三代者何哉。三代之禮。通於上下。後世之禮。詳於上而不行於下。此其所以異也。天子制禮者也。而禮非專為天子設也。儀禮十七篇。其行於下者十焉。使古禮皆在。則雖民間至纖悉事。當各有可依守。是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夫人可以習之。鄉閭愚賤。皆得觀聽而記識焉。古者所以能一道德同風俗。合天下為一家。豈不由此。後世之禮。國家有大典。儒臣博議。依仿古禮而為之。以飾耳目而已。至於祭祀婚嫁居室墳墓。凡民日用之事。固未嘗一一為之制焉。而其編於禮書者。自公卿之家。猶未能遵本朝之法。而況於庶人乎。然則其所為禮者。具文而已。上之禮既不用於下。則士民各從其鄉俗之所尚。而又各逞私臆以增之。益趨於浮華誕慢而不可止。苟非則古昔明道義者。莫知其中失之所在。蚩蚩之民。日相耀於勢利。則不逞之心生。采章服物無所別。而祿位輕。四民不相異。而賢知絀。州黨不讀法。社蜡不會民。而上下不相親也。其使民蕩然而不靖者。皆禮之流失為之也。御六馬者。無轡銜以習其馳驟。則不可以行。將三軍者。無營陳以習其步伐。則不可以戰。民之於禮。猶馬之有馳驟。兵之有步伐也。舍禮何以治民。故曰國有禮則安。無禮則危。

禮論下

或曰禮不行於下久矣今也制之徒不便於俗擾及天下而終不可行耳是不然順人情而制禮斟酌今世之所宜而不必一一求合於古亦何不可行之有夫井田封建之不可復者古今異勢也若吉凶軍賓之事豈有異哉特世愈降則禮愈難必也於繁密之中得通變之道四民異尚不乖其業五方異俗不違其性凡民有所動作一秉於上之節度則民益知尊君而親上蓋人情所甚不便者莫過於無節無節則貧賤者常若有所不足而富貴者亦終不能以自暢即如一送終也飾以絲纊或以鼓吹導從甚且雜以俳優百戲而又蕩然無等威之辨割其哀慕以從頹俗此豈人情之所樂哉以一推之凡事莫不皆然有聖人作察人情之所便事事而為之節使上下有所遵守吾見天下之人從之如流水唯恐不及已適鄉野者與之相揖遜鄉人必肅然敬且色然喜吾觀於鄉而知禮行之易也夫天下之亂嘗起於細民彼細民之力固勝於士大夫其爭錙銖較利害或明於士大夫獨其威儀揖讓不能及耳古之為鄉射禮為鄉飲酒禮也使細民習觀士大夫之威儀揖讓若是者為君子反是則為小人目見而效焉耳聞而慕焉漸漬於其心則不義之事自有所恥而不敢為而凡邪說怪行亦不足以惑之故百姓甯而禍亂不作民志定而無卒然不可知

之變。君子治國為百世之計。其必由於禮乎。

悔葊文鈔序

表弟嚴子九能。生一歲。誦詩。作徑尺字。不教而能。十齡。於屏風上為四體書。擅是藝者。莫能及。四方號曰嚴氏奇童。比長。治經史。務實學。其為諸生。見知於先師朱文正公。江以南鄉先生有學者。聞其名。咸折輩行。引以為友。余於九能為內外昆弟。余侍先大夫嶺外歸。始見九能。談論竟日夜。九能才辨犀利。每杜余口不得出。余甚怖之。是時九能已刻厲為古文。薄舉子業不欲為。則絕意進取。世遂無以知九能。而九能亦不樂為人知。視富貴泊如也。故居歸安石冢村。意有所忿。舍而徙德清。獨與其妻居。頗鬱悒不自怡。又所識老成半凋謝。無出游之樂。則益鍵戶肆力於文。嘉慶辛未六月。哀其文八卷。貽書余曰。子庶幾能為我序之。又曰。凡文之作。將以明道濟世。吾於二者皆微之。奚文為。既好之。又業之。不忍棄之散之。子慎毋譽我。余於九能文不多見。今乃得先他人盡讀之。竊私自喜。顧受性憒闇。於文尤拙。實無以測九能之所至焉。然九能之以明道濟世二者自歉。則余以為毋庸也。夫為文者。孰不曰我以明道乎哉。其果有明耶否耶。士不得聖人為之師。而又蔽於數千載是非交錯同異雜糅之說。非有十倍往古之才智者。固無由知道之所在而明之矣。若濟世之文。又有

難焉。伏居一室。未嘗聽睹當世事。以審俗知軌。酌古今之得失。凡行政難易輕重緩急。人情所畏所安。財用之盈絀。事可成與否。既未曉而徒搜索故籍。為迂遠難行之論。則不如其已也。且夫道非言所可明。而言有時足以明道。世非言所可濟。而言有時足以濟世。作者或不自知。而後世讀者乃獨得之意表。還以歸功於其人之言者。往往有之。則九能之文。又烏知不為明道濟世之文也耶。

書殉難備攷後

明季殉節之士。所以獨盛於往牒者。非徒風烈勝也。亦實有當死之責焉耳。明之亡。不亡於君若民。而亡於其臣。又不盡亡於大臣。而亦亡於小臣。明之臣雖家居及為諸生者。莫不好議論。隱持執政之長短。其大臣無論賢奸。皆莫能竟其用。議甫出口。而彈擊之文已至矣。兵事之棘也。握兵柄者。將主款則羣以戰誤之。將持重則羣以老師糜餉譏之。譬駕馬然。欲退則前引。欲進則後挽。而又左右掣曳之。馬即良猶不能不敗績。而況乎蹇駑也。室已將傾矣。實主處其下者。曾不一舉手撑拄。徒喧然爭論匠氏得失。主人耳目為之眩。不暇審顧。俄而室轟然傾。則羣壓焉。明之亡何以異此。夫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其死固正。而惜乎無補於國家也。夫天下之患。莫大乎崇虛論而忘實事。故清議興。而漢鼎淪。清談盛。而晉祚促。

講學會文之風熾而明社屋。

汀州王文成公祠記

王文成公之撫南贛也。粵之南韶惠潮。閩之汀漳。楚之郴州。皆在所統。其以提督軍務敕書云。或常在贛州。或汀州住劄。是時漳寇方熾。公嘗統師至汀。復自汀至各營督戰。悉平象湖大傘諸賊。而後回贛。汀人得早安生理。無刁斗之警者。公之力也。郡故有公祠。在黃公祠左。不知廢於何時。廉使李公既構龍神祠。爰於祠左設公木主。俾汀人世祀之。以報公德。汀於漳贛相負揭。溪流詰屈。大嶺盤亙。在前明屢有竊發。至於阻山自守。與官兵相抗拒。至數年之久。莫敢誰何。而政事之廢弛極矣。非有如公等輩。間出其時。銷折亂萌。扞城於外。則廟堂之上。徒分朋黨角進退。亦何待壯烈之世。而後潢池鼎沸也哉。昔家旅簡公亦於嘉靖中撫閩。以忠信為治。閩人多懷其恩。其時閩方興事。故無赫赫之績。而公獨以平寇尤為汀人所思云。

福州陳氏祭酒嶺墓表

嘉慶十五年冬。翰林院編修福州陳君。自都奉先大人諱奔喪旋閩。道出錢唐。以祖父事狀謁宗彥。乞表墓之文。且言曰。壽祺祖妣前卒。實葬侯官祭酒嶺之原。吾祖所自營也。先大夫既合葬吾祖。今壽祺將筮吉以昭穆祔葬先大夫。表宜為一通樹之

便。宗彥於編修同舉進士。稔其文章行誼所自。敢諾不敢辭。按狀。贈奉直公名起龍。字武樞一字雲田。閩縣學諸生。先世自泉州惠安後坑鄉。遷晉江梭市鄉。再遷郡城。至文侯君名式璣。始家福州。是生植園君名應瑞。植園君生子三。贈公其長也。少貧。當廢儒業者屢矣。卒不改。終其身處約。彌邃於儒。子孫皆親教之。不名他師。制行醇直。老稚咸信之。卒時年八十一。如植園君之年。嘉慶九年甲子十一月某日也。配曾宜人。勤婦職。善事其姑。生子一。即封奉直公。封公名鶴書。字錫三。一字東麓。少穎敏。郡邑試必高等。時相繼視閩學者。皆名臣。莫不重其品學。亟稱之。早食餼。顧不得意於省試。以次為歲貢生。歷主書院講席。教授弟子成名者甚衆。為人恂恂然忠信自守。善為詩。沖雅如其人。嘉慶十五年庚午七月某日卒於上杭講舍。年六十有五。配郭宜人。生子三。壽祺。壽愷。壽富。壽祺嘉慶己未科進士。翰林院編修。充文淵閣校理。國史館總纂。壽富縣學諸生。孫四人。兩世皆以編修貴。累遇　覃恩。贈封如其官。陳氏上世務農事。贈公始耕且讀。為學甚苦。封公繼之。志尤篤。至編修而乃克有聞。編修既仕於　朝。燕閩相去半萬里。俸入薄不足以迎養。封公雖老。猶頻年於外。挾册講授。謀事育之資。贈公卒後六年。而封公亦沒。編修創鉅痛深。實抱無窮之憾。而深悔其入仕之非其所。述至不可卒讀。嗚呼。以累世讀書之困。而幸而有成。復不能享

其榮利。則夫勉子弟於學以求聞達者。其果不盡然耶。夫為人祖父。其所望於後者。固樂其能伸己志。一洩幽滯拂鬱之懷。豈樂其朝夕之在側哉。人子盡其養志之孝於己。而有所不可致者天也。夫編修起海嶠。入詞苑。以經義辭章傾一時。為上所知遇。凡贈公封公之學術。亦既闡而明之。俾咸知有關陳氏之學。鄉之父老。莫不太息。謂陳氏祖父誠善教其子孫。然則兩公雖未昌其身。而名之昌固已至矣。況乎編修他日。陳力於　國家。布惠於氓庶。皆將於家訓乎取之。吾知先靈之所慰者更大爾。贈公葬於某年月日。封公葬於某年月日。是為表。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五十九

錢寶甫 原名昌齡以字行更字子壽號枯禾浙江秀水人嘉慶乙未進士官山西布政使有恬齋遺稾

陸鼎 字子調號鐵蕭江蘇吳縣人布衣著有梅葉閣駢文集

辨惑

錢寶甫

錢子之鄉諸老者凡祖父為樂工諸老及其子亦為樂工里中小兒十數人從諸老受其業始識字繼漸厭然從辨其長短高下疾徐之節聊收之弗予厭之十數人者日冉冉學勿能勿措也錢子見其勞也謂之曰子老矣盍少休諸老曰嗟工之子恒為工猶士之子恒為士雖欲舍諸烏得而舍諸錢子聞之喟然歎曰今之為士者其祖父能讀書其子孫未必然其祖父讀書而教授生徒以為業其子孫未必然間有習祖父之業者雖未必為賢子孫或不失為有恒之士乎然而笑之者有矣謂天下謀利之道多端有逸而獲者有勞而不獲者子讀書無以為生日從事于章句訓詁為童子師方愧悔之不暇而尚以誤己者誤人乎於是從而惑之者有矣棄祖父之業謀逸獲之道其所為往往為鄉黨所恥笑久之心日勞而計日拙即欲反其故業而有所不能嗚呼是諸老之不若矣諸老之不若而尚得謂為士乎夫士之無恒心也由于多所惑矣錢子懼邪說之足以惑人心也于是作辨惑以示里之讀書而習祖父之業者

錢子既作辨惑或誚之曰子不誠是矣然使讀書而無用徒可為童子師其所遇不

甚淺乎。錢子曰。不然。大學所以求道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學。人皆可能。讀聖賢書。於我心實有會悟。形於行誼。出則用其道於天下。處則用其道於一鄉。可進可退可屈可伸。若人者。乎以為深乎淺乎。大。童蒙之求我也。教之當以德行為本。文藝為末。勿汲汲于科名。為然者。乃無流俗氣習。他日立朝。庶幾忠以事君。惠以使衆。廉以律己。其不悖乎道者。即不負所學矣。彼讀書無內行。而以苟且取利祿為能者。亦其于為童子時。無師焉以救之耳。夫學必有師承。唐宋以前無論矣。前代如康齋白沙敬軒陽明諸公。雖學有異同。而受其傳者。有功業。有氣節。有文章。造詣卓然。豈今人所能及其萬一。然則惟讀書乃能有用。而可以為人師者。豈易言哉。豈易言哉。今人溺于流俗。往往恥為童子師。雖學不逮古人。然與其蹈非義而自以為有用。曷若安于卑近。而日事章句訓詁者之猶不失于正乎。而即以此議讀書為無用。僅可為童子師。則不然也。是又不可以不辨。

與吳侍郎書

閣閣下未列京卿即拜少司馬之 命。旋即 命為倉場侍郎。 恩至渥也。遇至隆也。諒閣下必有所以仰酬 高厚者。顧念倉場為天庾重地。積貯在焉。廩祿出焉。日久弊滋。殆也。旗丁受其累而卒也。百姓蒙其害。敢為閣下陳之。夫漕務之不清久矣。屢

奉 明詔。而終不能掃除而更張者何也。嘗見十餘年前。州縣辦漕必肥其家即吏胥亦無不賺至數萬金。今則不然。上官不察州縣漕規。而州縣常不足。州縣必藉吏胥舞弊。而吏胥不樂為。其故由於漕之浮收不能欺上官。每取所浮以補通省之虧空。而州縣之入橐少。亦不能欺旗丁。每視所浮以索兌漕之費用。而吏胥之詭計窮。近時兌費頗增。各省皆然。即以浙江言之。一縣以萬計。一省約須二三十萬。旗丁之日用不過十分之二三。乃自押運幫官。以及巡漕總漕倉場各衙門官吏。在在皆有使用。而倉場為尤甚。使倉場吏胥之欲飽。則泥沙皆好米也。吏胥之欲不飽。則好米皆泥沙也。其權之重如此。且夫州縣不能違拗旗丁。但願速兌。而費有所不惜者。督撫司道不能深知也。旗丁不敢違拗倉場。惟恐不收。而費有所不惜者。倉場總督不能深知也。旗丁不得不需索州縣。而州縣之浮收有名。州縣不得不浮收百姓。而旗丁之需索有名。其勢相因。其弊相仍。有必然者。夫江浙為膏腴之地。財賦甲天下。然而數十年來。十室九空。不遇凶荒。斯可耳。若連年歉收。將正賦之不足。而尚可浮收乎。不可浮收。而有不得不浮收之勢。縱不至激而為亂。而百姓之生不日以蹙乎。設欲浮收而不能。旗丁兌費不敷。因而誤漕。其害更烏可言。然則欲州縣不浮收百姓。必先使旗丁不需索州縣。欲旗丁不需索州縣。必先使倉場不需索旗丁。或曰。倉場

以下官吏。不下數萬人。苟盡去其弊。將何以為生。賓甫以為旗丁需索州縣必有一二狡猾者。包攬一幫之費。而其餘則拱手聽命。倉場吏胥之需索旗丁。其技亦若是閣下第察其為首者懲之。毋苛求。毋過急。但期于事有濟于百姓有益。是不必盡去其弊。而弊已無不去。若以姑息處之。則此數萬人者。藉此存活矣。而有漕地方。民之困於浮收者。奚止億萬人。以億萬人之性命身家。而與數萬人相較。多寡輕重之間非身當其任者所宜詳辨者哉。僻處鄉里。知其大略。不能悉其細微。閣下為朝廷重臣。所任甚鉅。而賓甫于閣下。受知最深。姑一舒其狂瞽之見。試訪于衆。而以賓甫之言為是者。則取而參酌行之。否則亦等諸無稽之談。存而不論焉可耳。

冊亨從軍圖記

嘉慶丁巳。永濟崔雲客先生。以學士出守思恩。黔苗蠢動。粵制府覺羅公吉慶督兵進誅。先生從焉。當是時。勦撫並用。民聞賊來。遁山谷不敢出。或累數十日。半餓且踣矣。先生奉檄發財粟以濟之。躬歷危險。經畫機宜。所全活無算。既奏捷。寫冊亨從軍圖以紀事。冊亨。貞豐州境也。未幾。遷泗城。泗城自唐以前。為蠻地。宋始內屬。顧地邊遠。又值兵後。益難治。大吏賓倚先生才。居數年。乃遷平樂。數月以母憂去官。踰年。來篤湖兼書院講席。昌齡方家居。晨夕過從。聽先生談軍中事。因出此圖。圖本有題者。

劉昌齡為之詩。昌齡覽之。慨然曰。苗民獷且愚。其蠢動也。有激之者矣。為民牧者。既不能化導於未然。迨迫而思逞。又不能鋤其強悍者。恤其疲弱者。變患寖成。不得已而用兵。則又畏死退縮。不足効大將指臂之用。嗚呼。若人者固已重負　朝廷。亦何以自安於夙夜哉。夫人臣受爵於朝。宜必居將相之任。始得以展其謨略。苟盡厥職。官雖卑。亦可為國家捍邊圉。消反側。使百姓終身不知有兵革之苦。不然。即身處高位。而無所設施。其于國與民。果何裨乎。先生官中外二十餘年。稟承庭訓。強直自勵。而處事和平。民咸戴其慈惠。先生之政績。固不僅于此圖見。而此圖未嘗不可見先生命意之所在也。昌齡不工詩。且以咏歎長言。未足盡意。乃雪夜呵凍。拉雜書卷尾如此。先生得毋哂曰。後生少閱歷。好為大言。他日膺民社。果能如紙上所云乎。抑不免苟同于流俗乎。昌齡當敬對曰。士無論出處。官無論尊卑。但期無愧此心。無負所學。則所以報君者在是。報親者亦在是矣。先生以翰林前輩。為吾鄉學者師。昌齡同館後進也。以後進而議論于先生之前。幾不自知其狂直。蓋皆平日所欲言而不敢言者。藉以質之先生。先生其必有以進昌齡者矣。是為記。

湖天海月樓賞雨圖記

湖天海月樓。在萬蒼山麓。先塋之左。巽向向永安湖。湖東腰形。東底左飈山。右鹿山。

孫雲兩角。自樓視之。如戟門。門閉有隄隔爲裏湖外湖。湖前抵塘。塘綴煙戶數十家。塘外則海濤接天。越山隔岸。若隱若現。當天晴晝月夜。湖平海濶。水光瑩然。山容憒然。俯矚遐眺。無景不快。又奚必雨哉。雖然。不得雨則靜也。非動也。非動不變。雲興雨來。風旋雨去。必三者合幷。頃刻萬狀。而山水之觀乃極。乙丑三月八日。余與從兄順甫。彥慕來山中。是日也。春陰晝翳。輕雨霏霏。憑欄而望。見有笠蓑蹣跚來者。近即之。吾友吳子修也。呼之登樓。坐未定。雲罩滿山。風馳雨驟。其乍布也。如萬綆之直下。其大沛也。如千瀑之齊飛。其激水而跳盪也。如珠盤之亂走。其乘雲而低昂也。如晶簾之倒捲。雨白於水。山白於雨。衆峯盡掩。天海迷茫。俄而風定雲歛。閒鷗數點。浮沈波面。隄上人影。踦猗徐過。羣山如醉初醒。如客初歸。濃碧淺青。如宓妃之新沐。此豈晴晝月夜所能有乎。相與燒燭暢飲。劇談至更深。簷溜既息。萬籟闃然。歛枕臥矣。忽有聲自西北來。彿律梃突。屋瓦震撼。急起視之。狂電煜爚。山谷街衢。指顧倏忽。而奔雷已入海去。於是約兄作圖。子修作詩。而昌齡作記述之。竊憶司空表聖所云賞雨茅屋。未必有此奇也。

書史烈女事

史烈女者。秀水史家村人。明建文時。徐王府之賓輔名彬者。女之遠祖也。女生而端

重。年十六。許字仁和沈守坤。守坤為觀察世燕次子。我錢之自出也。觀察罷官後僑居於和。而以官通遊四方。守坤年十七。赴童子試於杭州。以疾歸。旬日而死。訃之女家。女方刺繡。聞變即以剪刀盡碎之。七日不食。痛幾絕。泣請於父母曰。壻雖死。兒誓不為他氏婦。曷令兒即歸乎。父母度不可驟移其志也。姑以觀察未歸安之。女日夜飲泣。見守坤於夢。守坤足傚跛。舉足示女。言自杭州來。女驚寤。徵之所親而信。於是求歸之意愈急。先是守坤死。厝柩於茶禪寺東僧舍。女廉知之。乃請其祖母禮佛寺中。寺故多舊棺。女顧問老僧。僧問其姓氏。若無意者。至守坤柩。遂色變。不復詢。歸而謂其婢曰。我必歸於沈。否則我必死。我死無易我衣履。慎誌之毋忽。蓋女自聞變日。即衣素衣。麻結髮。雖令節不易。如是者二年。女年已二十矣。既而觀察自楚返。女之鄰有卜嫗者。數往來於城。女聞觀察歸。即從母倩嫗以己意告沈。嫗未及往。觀察微聞女意而未悉也。召媒曰。禮女未嫁壻死。斬衰往弔。葬而除之。未嫁守節。非古也。汝曷為我以禮辭之。女知媒來。即出聽。聞所語。黯然白父母曰。兒實自願。沈宜必不欲兒之歸乎。且兒歸。猶得與父母相見也。父母不以女言告媒。媒竟去。女乃歎曰。已矣勿復言矣。時日方午。女攜水入臥室。頃之不聞聲。婢疑焉。排戶入。則浴畢整衣投繯氣絕矣。媒所居。距史十餘里。急追之。猶在中途也。觀察命僕婦馳視殮。天酷暑。一晝

夜而女貌如生。死之日。爲嘉慶元年六月十七日。越三日舁其柩。同厝寺舍。嗚呼。烈女之死。當七日不食時。其志已決矣。或疑未嫁而死爲過者。孰知以身許人。嫁與未嫁無異也。設烈女得歸於沈。是可以不死。要其必歸之心。即必死之心。若烈女者。可謂求仁而得仁矣。覼察以賓甫爲親串。故知其事悉。屬書之以請於世之能文者。

書蕭貞女事

戚明經壽平。居南門外之萬螺浜。癸亥十一月初五日。過余曰。有比鄰酒家兒李焜者。聘蕭氏女。年二十有二。十月二十七日。焜死。訃于蕭。女聞之。去簪珥。易衣將歸李。女無母。父勸之再。翁姑遣媒止之再。勿聽。二十九日。竟歸。李痛哭視焜殮。即代姑執爨濯衣。奉事靡勿謹。姑性悍。翁素憚之。既不欲女來。又見其貧也。晝夜詈女。女唯唯無一言。居鄰不忍聞。以理責翁姑。翁意稍喻。而姑即詈翁詈鄰人。鄰人無如何。重爲女憂。謂君盍約城中人往覘之。使知事聞四境。不特鄰人爲之不平也。次日。余與蕭若果。蕭從兄雲門一蕭。從弟厚甫。還造其家。呼鄰人叩之。言與明經同。乃謂其翁曰。爾夫婦毋凌虐貞女。貞女光爾門。爾宜善視之也。翁曰。余我婦何。遂告婦以城中人來意。婦見坐者皆衣冠。戶外環立數十人。不敢詈。但語其夫曰。我不與女同室居。女亦無食我飯。於是衆皆知悍婦之卒不可化也。畧議于所居樸俟。闢小樓居貞女。醵

金助女薪水資。而明經及其都御史黃宜室其事。嗚呼。若貞女者。其遇可謂苦矣。然非是則貞女之名不顯。女生編户之家。無詩禮之教。而能明大義勵節操若此。豈非其天性然歟。是可以為澆俗勸也。余因即所聞所見而詳記之。俾後之修志者或可採焉。

論文

陸鼎

學子問於陸子曰。立言家論心之有聲也。然乎。曰然。盍從而聞之乎。曰。心無體而體聲無跡而跡由盡其心聲之發而形之者謂之文。是故文者人之心聲。堅金石無不貫。幽鬼神無不通。固非空疏倘恍之辭也。語其至。昉自六經。逮乎百氏。有其實自實行尚。心學晦淪於功利。而遂考索於影響之間。詞義之求。佹佹硜硜。皆然。宜子之無聞焉。習舊矣。夫人心者天之衷也。無聲無臭。體其隱也。而統一萬物。渾一古今。隨而不見其端。迎而不見其倪矣。而樞紐化機根柢品彙。乃顯於有聲有臭。鮮離世道常變盛衰之故。無外子臣弟友之職。蓋文之所從出。聲教之所繫。天以人為心位者任焉賴焉。其用大焉。而世以虛無意之視之。於是乎實行尚。抱典冊。局章句。佹佹硜硜以為六經百氏之實斯在而我得習焉。亦曰斯文者斯我之心聲也。然乎哉。學子曰。若然必有聞之之道。敢請終言之。陸子曰。修其天而后修乎文。庶幾啟其聰與。曰修天奈何。曰一誠無我而已。是故為命為性為彩為達為壽夭為患難。一稟乎天。則有以神明乎物類。芸芸萬起萬滅於兩大間者。唯此一心之隱顯。聲而已。文而已。聞而已哉。則凡春之沖。秋之秘。而鳥嚶嚶。而蟲喓喓。夏燠陶而草愁。冬寒冱而木號。至於竅泉穴竅。鐘磬琵筑之音出焉。獸嗥虎嘯。沙驚石走之籟生焉。是率物之洪纖巨細。

而鳴者莫非心聲。可形可文。顧非文之至。舍其大歧言乎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之微而天人將安賴也耶。吾故嘗觀於風行水上。而知前人言為天下之至文者。無其實詞而已。顧因斯義為子擴言為文之要。而終知心聲之大焉。今夫水氣機之所化。循乎道體。源源而來。帖然恬然。百川效順。而莫知其聲向。及風與之鬬。而境為之逆。鼓其怒若雷霆焉。排山撼嶽。勢立無前。而不失就下之性。不歸大海無止。由此準之。世道子臣弟友之職。處天下之安而安。遇天下之難而難也。於其安。則恂恂然。懦懦然。奉其常行。若無異於愚夫愚婦。及其難行。其變發其心聲。炳蔚星日而震天地。為忠孝義烈之倫。明大節不可奪。猶水之折衝險阨無所避。必歸其有極。此其故孰使之然耶。謂非體之天者。顯其心聲之實而用之者耶。苟非賴有斯人。主宰乎兩間。人紀秩而天叙順。物物不失其則。覆載之道。幾何其不熄耶。夫然。際其心聲所發。盡之形之。要不必盡同六經百氏。聞者有不振起。慨然太息。感仁義之當然。合然而不知其由然者乎。此文之教也。世道之所繫。不謂之至且大乎。吾人具是心。願學焉者而處盛世盛年。可不修其天而修其文乎。烏有嗟貧悼賤。汨沒於利欲之鄉。承顏乎高衢大貝。而挾其文為資生辨世之具。顧有仡仡硜硜而為立言家心聲之所在。悲夫。

拜泉記

洞庭東山有吳灣。環湖抱麓。土膏木潤。華實之被山沃若也。山下有乳泉穴於石。若古井然。空光下凝。清湛澈底。味甘冽。經冬夏不少變。名不著。雖山民亦鮮知者。惟一二羽流識之。謂遠過惠麓云。客有採藥是山。遇羽流導飲焉。歸述其事。余聞之。有若抱道士。負其貞白之質。託跡巖阿者也。亟欲一見以自廣。未果也。歲壬戌之秋。會有石公游。始偕客訪焉。時湖中秋葦生。短櫂潑溢一夕而至。則相與拾墮樵。燒松子。聽風鐺奏響。林風竹韻。唅然清遠。覺湖淥浮動。眉宇高寒。不知秋陽之為暴。顧謂客曰。佳哉此龍蛇雜處之故墟也。而今芒屩竹策。得從容於山巔水涯。嘯歌自得。斯境謂何如哉。於是甚適。選石而坐。呼奚奴進具對啜之。味果遠過惠麓。甘寒而有力焉。然後知羽流言非欺我者。竊怪世所稱水陽秋。搜剔名山大川。備錄無遺。烏知有出於名山大川上者。乃在窮谷中也。噫。人鮮知也。固宜。顧造物者乃無意耶。離其境。離其垢。全其天。泯泯然名實俱遺。則余有以知其類夫抱道士之流。亞興。昔人有慕陳希夷風。入山而下棋。大拜者。我今得在碰之野焉。飲其風。拜其潔。焉在名哉。客曰。子若欲以拜名斯泉耶。固善。第史志有之。或解一軍之渴。或拯一方之患。類皆出山事。恐非相谷之宜。陸子喟然曰。客何見道昧也。夫使此泉苟有利於物。其就下之性。非上善之德與。易地則然。毋徒見滔滔日下者而泥之。吾則曰。此汙萊之流而已矣。

重遊香雪海尋詩記

吾吳山水會脈於天目震澤之一融一結而神秀名區為東南最乃華實沃野林壑幽閟尤美在郡西諸境而鄧尉與焉獨以梅稱然梅之名顧香雪海特著者則以志載康熙中商邱宋公撫吳時與其寮下士選游於此而有剔崖標勝之處故也以是華時登探者選勝湖波環映潔白無際益以煙月則不啻珠其林而冰其壑仙仙乎有忘世離塵之想而山之農食力於梅養生送死於其中合其村宛爾古之一小國視全吳之產厚其生者莫此天民若也余樂之願事耒耜終老此中而志不可得於茲五十餘年惟尋我詩之所在而已悲夫然吾詩不能久存於梅也則無華時亦嘗至焉故有空山落梅葉之句或人非笑之以有葉無華世所共棄而吾獨取彼怪生焉彼哉彼哉由未悉其游焉尋焉與夫遇焉得焉之與世殊焉而當其游衣草衣而失其為寒食糜麥具而失其為饑踽踽涼涼挾一囊入是山而目無梅焉靜機契然而非清靜之靜也動樞闢然而非羣動之動也尋異其尋尋且泯焉及天之端倪露人境化其來矣則怗然恬然超然曠然潑潑然洋洋然鏗鏗然戛戛然然而不知其然而然於是乎遇而得於是乎而華而葉且無惟吾詩伍寡滿而返傲然示之吾徒而吾徒咸默然一客獨慨然曰陸子詩其源出於天其遊天遊也其所得悉天士之

精神固難悅世目夫然則天懷自賞可也奚執塵滓中人而强其解乎余笑與之語則深知斯道之甘苦者焉以謂難能未幾客造訪梅葉閣揖余而言曰空山無人獨往獨來而造詣乃爾吾未嘗一識其境也此其時矣乃特買一舟命其奚奴具襆被笠屐壺尊楮墨之屬及夫山之巔水之麓精其鑿良其醞者靡不載而請余偕遊焉蓋亦有欲乎詩者焉既至道鄧尉梅田蹊徑蕪然初不之意也繼升乎所謂劍崖標勝之處則向之香雪晴空而浩如海者有若方士家言蓬萊清淺幾欲揚塵矣余訝甚亟執農者詰焉農者曰客何爲者語之故嗜曰是冊子家目者也烏能見吾農乎歲祲頻矣田彼梅而俟其實非其時何望故伐之爲薪而抵於市可易升合食以沾活我老弱者山中比户然也客咲咲然士也而以詩爲曹足供饔飧者耶抑盛衰之故唯梅是問耶將不適於觀而有遺憾耶余喟然曰甚矣時也去幾何哉而一變若是乎矧梅之爲物高衆木而鮮匹有世外若人之目亦見辱乎是故清逸士好之在文章山水固恒相因也而農者何識焉甚矣我喻之也彼不自咎不力於稼而力於樵異其趨失其業乃尤士之不力於道而力於藝異其趨失其學士失學農怨矣何言之蓋凡農之困士之責也夫士何事尚志乎顧惟深衣厚食者衆率玩時而忘世此天下饑寒之所係君子之憂也乎噫孰謂野無人乎雖然我疑焉乞有類乎君

子者道未至也。夫士之為士出處不二者也。彼徒視嘐嘐然嘗身而諱世者。以謂士止爾爾。若然。躬耕畎畝。高蹈邱園。悉有其科目何哉。苟無其操。又孰知乎道之所在。即志之所在。或顯或晦。無異趨也。惟其異趨。則孰吝孰尤哉。客曰。嗟乎。今而後吾知農之難為其農。與士之難為其士固已。而梅亦難為其梅矣。獨可謂詩之易為其詩乎。何我境之不遇。人心若此。天倪將安睹。而子之囊亦有空時乎。余愧無以自解於客。惟是梅有災。昔所未聞。不可不記。以告登探茲山之士。或可補志乘之缺云。時嘉慶十二年丁卯之寅月。客為同郡學沅周君也。

元義兵指揮千戶金公傳

公諱宏業。字可修。姓金氏。其先有諱璹者。宋將仕郎。南渡時從行。從吳江松陵里。遂著籍。累世同居。六傳至公。能世其家。倜儻有氣略。督子孫紊嚴。耕讀之暇。則習騎射。後治業邑之吳苑鄉。因家焉。姓益著。號下保金氏。其名吳苑鄉為下保者。由公禦災捍患。保障一方而名者也。案其地在今元峯之陽。濱太湖巨浸。公生丁元末造。中原血戰。民無寧宇。其時沿江瀕海。盜賊蜂起。太湖尤為逋逃藪。毒流吾郡者。方國珍張士誠稱劇焉。國珍尤桀黠。多誘亡命。數窺吳中。至正八年。其黨與湖會。焚掠諸鄉。聚氛甚惡。公乃殺然倡義。發所積粟。團民兵。為鄉社保障計。請於官。官壯之。益公義信

素著。為一鄉推重。由是率其子弟。與鄉勇三禦盜。而公之兩孫。榮一榮三。皆力戰死。公痛之。衆亦奮。十二年冬。盜復至。公手殲三十餘人。縛其巨魁。大破於黃洋灣。賊黨勢蹙乃遁。無敢覬其墟。迨偽吳之亂。又十餘年。里閈卒保無恙者。公之力也。初湖氛既息。民之流散者。稍稍歸。公憫其窮露。安插而衣食之。有老病不能耕者。募傭代之種植。民賴以存活。環其境且數十里。咸感公德。故志其鄉曰下保云。時明祖方起兵和陽。江浙行省。猶為元守。上其事。授公義兵指揮千戶。旌其閭曰義金公。諸孫李潜輩。與余遊。乃述公節概。而請余為之傳。竊聞偈揚義烈。昔賢謂宇宙間絕大文字。顧謭陋如余。烏能當茲哉。固辭不獲已。乃摭拾其事如此

論曰。公投袂而起。捍衛鄉邦。其功偉矣。雖古之豪傑。何以加茲。當時史臣。宜有列傳。用昭厥績。爰考明史諸傳。有謂元以國珍故。募士海濱。至有一家數人死事。不崇邮錄者。其即公之謂耶。而禦湖盜云云。僅見通志數語。可慨也已。

書羊祜傳後

羊叔子姿度廣大而高朗。兩晉之間。事功之士。或鮮其匹。乃其登峴山。與從事鄒湛語。慨悲夫陵谷之變遷。而身名俱滅。抑何其不諒也。與史稱叔子童時。索其嘗弄金環於乳母。而母罔知所謂。乃自往其鄰李氏園。探得之。人始知叔子為李氏子之後

身也。嗟人之生死去來。殆若大海一漚起滅無時。故李氏之子。可為叔子。則自李氏以前。而其為身為世為姓為名。我不知其為幾生也已。奈何獨於羊氏之一生。而悲其身名之俱滅耶。嗟。豐功偉績。鴻名美譽。等若塵起灰伏。變在俄頃。而其人骨既朽矣。斯則舉世所由然而悲者與。顧獨夫天地委形。有不變者存。惡知七尺之軀。非所論也。今夫有身而后有世。有世而后有事功。而事功出於性命。夫性命者。實有之衷。天之實也。是故體天之實。內之則為聖學。外之則為王道。無二致也。抑孔氏之所宗。百氏之所歸。開物成務。萬邦作孚。寰外是哉。惡得以虛無寂滅。而視身世為幻如也乎。此豈老釋之罪。為天下害者耶。無若中世棄性命而不講。專以事功稱。則烏能無愧於仲尼之門。而宰物之權。乃出於申韓之術。曷怪乎治具之敝也。經學之晦也。器識之卑也。生死之惑也。莫不由之。故雖命世人豪。而見地若叔子者。史不絕書。嗟身沒道存。斯為不朽。堯舜事業。若泰山上浮雲過目者。果胡謂耶。

讀魏冰叔宋論

吳賢湘

辛亥秋夜吳子繙魏氏文集見其宋論二篇咎岳忠武班師朱仙鎮而惜其未可與權吳子廢書而歎曰魏氏烏知權哉跡其所言亦驚於功利而已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夫權時與義而得其宜則權矣利者義之反聖賢處事計是非不計利害得其是則不疑于所行而成敗利鈍舉非吾之所知書與大易所言吉凶吉凶以義斷者也其曰利曰利有攸往曰無不利則義之和也故又曰利貞聖言教萬世豈為小人謀哉且利之為害昭昭也昔周失其御七雄雄鬬士思出其金玉錦繡而以利奸諸侯王諸侯王靡然從之秦為加甚時號虎狼之國然頗能以利顛倒人故捐五千金而殺下士爭骨了郭開以萬斤金遂并天下然所與謀天下者李妾婦也賈山曰秦俗諱諫夫秦諸臣視其君如天地鬼神雷霆之不可犯特利之耳李斯見倉中鼠歎曰人當如是矣故趙高得啗以丞相之利而立胡亥死扶蘇故斯媚二世而上督責之書故矣及二世為左右曰臣昔言丞相今不能在側矣且夫義之與利敵者也而勢則萬萬不敵何也天以其氣生人以其氣之秀為人心之理而聲色貨利一切奪義之物預侍於我生之前而饑寒驅之妻子驅之刀鋸刑威亦驅之義之不勝益必矣先王知其然也取人心風俗之原而謹持之不能禁人之欲利也能使之

知利不如義而已不能遽必人之知利不如義也能必吾之心與政有以示天下之利不如義而已夫上者下之鵠也鵠立而眾射爭志之矣上貴仁義而賤功利則中者勉焉其上安焉其下隨焉隨之久固未有不安者矣上貴功利而賤仁義則中者勉焉其下安焉其上移焉移之久亦未有不安者矣東漢自光武不臣子陵章明繼之漸摩累世流及桓靈上之政教雖偭下之風俗既成黨錮禍起至解紱偕逃兄弟子母爭坐夫寧不知禍之不旋踵哉慕義故也魏武奸如鬼其勢力足以亡漢而事獻帝終其身嗚呼人主以眇眇之身託千萬臣民之上恃名義相固結耳尚義雖失而過激猶得東漢之氣節尚利則為秦之二世而亡千古保利棄義莫如秦得禍之烈亦莫如秦予故論之以戒後世之貴利者漢宣亦驚功利者也其言曰漢家雜用王伯奈何純尚德教嗚呼義利不兩立漢安所得雜直伯而已孔光為莽上請奏張竦不敢斥王氏則功利之應也吏民上書言莽受新田者四十八萬餘人王公宗室皆叩頭為言則亦應也然即漢宣時王成已虛增戶口受賞矣則應之已先也秦罪浮於桀漢宣則人之所尊也練羣臣核名實盛矣吏有遂焉顧余以為其心與政無以示天下之利不如義也秦之應速漢應較遲故余又論之以戒後世之勤宵旰明政刑而不能謹人心風俗之原者然則魏氏之為是言也奈何生當明季憤亡明諸

臣之無實用日講求兵家陰符及縱橫家言忠武已事有以觸其發憤思有爲而堙塞抑鬱之氣而不覺其見偏而言謬也此魏氏之世也孟子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然而蔡虛齋亦爲是言也奈何析義之未精也蔡與魏皆君子人也而其言均足以長功利于敵又論之以示後之用權者

論淮陰侯韓信

人如器矣有將器有相器有天子之器上相興禮樂法度次總綱紀厲人才爲國樹長畫佐天子治天下者也大將寬剛萬人將桓桓烈烈爲天子取天下者也其器皆不能有天下有天下者志天下也海涵地負雖百川萬派同歸而不溢也故馬援見世祖歎天子自有真故昭烈兵數敗依曹而曹目英雄故漢高一亭長耳縱觀秦皇帝歎大丈夫當如是蓋迺天授也淮陰大將器耳蓋漢終不能奪我齊而所志畢矣故終謝蒯通夫天下有大勢識所在而先之而天下定矣項失大勢三秦關中資漢令淮陰出空虛之地舉趙魏燕齊而制其後王彭越擾梁楚之食而項遂亡蓋淮陰識二焉項失三勢不能有天下而爲人禽淮陰識二能有天下而不有何也器固不能及天下也且蒯通嘗以天下之勢教淮陰矣兩利參分之說特餂信耳故曰因民之欲西鄉爲民請命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夫西向請命不鼓行入關必出宛葉并漢可

知也此有天下大勢一也而信不能大勢又在垓下當是時淮陰將兵三十萬兵漢將惟曾與周勃王陵小雄餘奴隸使耳部分漢將追羽掠地誘致越布潛師夜起襲漢信固已帝矣此有天下大勢二也而信又不能此知信器固不能及天下也夫知天下之材而用之可以有天下知天下材之器之所至可以用天下才取天下而不殺漢高知用信矣度天下無信對已滅項不勝惴惴至欲殺信此闇信器也雖然盍不知寺友酈叔牙而役于曾耶盍不如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耶夷其三族漢真寡恩哉為淮陰奈何解兵柄謝王爵着道士服棄家訪全真不可則學范蠡行意嗟乎三代而下君臣之間固尚智詐哉

說丞相宏如發蒙振落論

能不役志於利則獨立不懼犯顏攖鱗一旦有變死衛社稷難哉以非矣變不必有也而信其貞變者則以能死諫也夫利害莫大于死生不斷死以諍其君肯斷死于其非君乎故志富貴者謂之鄙夫聖人以為不可與事君史記汲黯傳曰淮南謀反計曰說丞相宏如發蒙振落夫宏以經術飾吏事孟堅目為儒雅稱漢得人淮南何由說之易易耶此非情語也史疑偵矣且夫南北背馳始跬步耳濟水東西各以千里原其始分不能以咫人于義利亦若是矣故曰以此始者以此終也考史載宏不

面折庭爭。公卿約議。至前輒倍之。以順上旨。由是至左內史。元朔三年。諫罷開邊諸役。至朱買臣難宏十策。宏不得一。謝鄙人不知使若是願專奉朔方。而是年封侯大罷朔方之諫。豈不須執盡察哉。十不得一。順上旨鉢于利耳。故汲黯曰懷詐飾智阿人主取容。轅固曰曲學阿世。董相曰從諛。淮南曰。如發蒙振落。雖然宏之順旨取容有由然也。宏忤旨免官。時年六十矣。閱歲五。盛毀西南夷。又不見聽。日暮途遠。改弦更張。情矣乎哉。且漢武猜雄。慣不及族。蚡手持太阿。丞相備員。事不關決。劉屈氂公孫賀相次就誅。宏知之早矣。然自是促促無所著。功名之習成矣。丙避權勢。韋治容容。王嘉少戇。然終得罪死。至匡張馬孔同傳。漢祚遂移。則皆宏以儒雅名臣為之倡也。然並宏世。兒寬和柔承意。無所匡諫矣。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矣。則又漢武猜雄累之也。盛王知其然也。故求執義堅確之臣。廣教化美風俗。有事則守成深堅。唐元宗反是。指宋璟為賣直。知李林甫娛質莫甚。而專任十九年。德宗播遷。猶思盧杞。蓋已不勝其四關五道之欲。憚守義者高戒不使我。而求側媚與同也。宏節儉殺有榮稱。而淮南夷之。陳希烈張均而不可得辭。其君幸而漢武悔輪臺。不幸則唐元德二宗。世之驕主態臣。猶挾欲相奉以魚水。何哉。是以大臣必以道事君。君必兢兢自約于道。以無累其臣。

論蜀漢荆州之失

蜀漢不可為於荆州之失決矣。荆州之失非天也。昭烈忠武之謀兵疏也。天下知不及而不為者有矣。未有及而不為者也。謀不素而壞者有矣。未有素而壞者也。忠武之對隆中曰。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向秦川。夫昭烈寄寓荆益。他人有耳。言不以夸哉。卒之公安立營。益州領牧。時且踰紀。如握左券。不亦知與。亡何江陵見襲。吳定荆州。於是漢事去矣。雖然。余不異昭烈之不向秦川。而異其任荆州孤軍逆進也。何也。昭烈之勢。固未能向秦川也。且昭烈即向秦川。而荆州亦敗。蓋時獨宜赴荆州耳。當日南郡麋芳。公安傅士仁。上庸劉封孟達。皆庸材也。潘濬亦面著牀席而已。即不北伐。猶孤。况密邇强鄰。空巢遠攻耶。使昭烈引雄師駐荆州。蒙雖譎如鬼。直坐廢耳。曹仁聞兵來益衆。勢當倍搶攘。諸受印號者。漸益來。操不遷都得乎。昔秦始皇授王翦兵六十萬伐楚。既殺項燕。又掃境內軍自將益之。王猛破慕容評。圍其國都。符堅更將軍應猛。何者。為後援也。孫權知之。故赤壁之役。命公瑾曰。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為卿後援。曹操亦知之。故令徐晃救仁。而自至摩陂。夫昭烈嘗引兵五萬下公安矣。為與魯肅之爭荆州也。當時蜀初定耳。亟亟赴之。矧荆州縣軍攻樊耶。且大軍圍樊。曹救沓至。師老堅城

後望無繼即無權掌之擬兵勢亦以危矣況荊州得志權必不顧司馬懿蔣濟且知之漢中稱王寘延督治亭障付荊州度外不其疏哉不其疏哉或曰當日羣臣上言曰董督六軍掃滅凶逆昭烈上言漢帝亦曰獎率六師夫業已名之勢固不得按兵束甲散大言而已故揚兵示武苟名薄伐非果大舉如隆中素計至七軍之淪于禁之擒固出所不料也夫天下苟以為名未有不實收其咎者也積貯訓練蹈瑕抵隙待之耳矣何名之為不名則不苟不苟則動萬全況兵威既震敵人股栗尤宜親赴荊州選將犄角分兵略地收撫豪傑乘勢席捲安得坐失機宜聽荊州孤軍徑進哉故曰荊州之失非天也

狂言

人萬有不齊究性近而教可施是以君子之于不善也教禁之優容之使畏懼而內愧於其心其窮在下者則不絕其前途俾有冀而遷改焉夫天不能羽毛鱗介必四靈人必周公孔子天之性也君相栽成在修道之教而成天下不善之才今夫川固未有塞而不潰者也浸城郭湯村落浩浩盱盱閭殫為河知者知之順其性謹隄防而已蛤繁葭蒼灌溉禾黍鳥了迴翔匪直不害也故曰小決使導譬之馬踶者善走齧者善負羈靮鞭朴務蟄伏調馴之耳不必殺以享士也故曰馭惡人如是矣不善

之才無定也。下者毋絕其衣食之源。中者毋絕其富貴之望。惟才大願深者。不能滿其望也。又不可缺其望。要不令之居內而已。易曰。外小人。泰哉泰哉。向使韓侂胄得節鉞而去。偽學爲禁焉。張元吳昊得一幕佐。夏實爲強焉。故明裁驛夫。自成借資。故曹參去齊。市獄爲寄。四公子食客六國無叛民。夫計畫無復之。輒斷脰穴胃以死者。非不善之才也。才之不善。又非奸人之雄也。固教之可備驅策。絕之能爲小小禍端者也。且即萬萬無禍。亦遠殺泛駕之馬耳。棄才拂性。蓋甚哉。若去奸人之雄。固自有道。抉根拔株。無與禍鄰。禍乃不存。又曰。需事之賊也。正不得援以比。夫大禹治水。龍蛇放之菹。虎豹犀象。武周驅遠。況不善之才。僅等之鼠偷狗盜之小小哉。故用才者務興賢才。尤務成不善之才。不善猶足用。吁。教之權蓋神。

海樵高君墓志銘

福鼎學訓導高君卒之次年春。其孤內閣中書澍然。奔喪自京師。奉妣德孺人柩。與君合葬邑北鄉十九都許礤山原。先期以狀乞志銘。於君同年友邵武府學教授吳賢湘。湘受狀謹考。其世德學行著作科名官階年謚配與子孫而志之。遂以銘志曰。高世光澤縣。自大宗六傳至　例贈儒林郎諱鳳者。爲君曾祖。太學生　貤贈文林郎晉奉直大夫諱仰辰者。爲君祖。郡庠生　敕封文林郎諱組經者。爲君父。封公位

次早孤。母龔孀居。獲 旌。幼而能讀。感祖妣吳舍長就養諸姪多艱。公力護之。失在孤悲。延師教子。擇秀與偕。膳脯惟公。後先携隽。光文始盛。君內外完好。尤義之敦。鄉試友卒。護櫬舟行。閒捷不顧。卒與偕歸。同年卒官。既歸其喪。倡捐置產。經紀歷年。授孤於壯。福鼎貧士失試削籍。言於督學。皆之補試。其論學主宋儒。談經宗漢。受制藝詩法於瀘溪黃進士堂。受古文法於建寗朱太史仕琇。著漢學攷聞二十卷。數音初集一卷。古今文若干。由副榜貢生中式乾隆丁酉科舉人。揀選知縣。丁未大挑二等。借補福鼎縣學訓導。 例封文林郎。晉儒林郎。卒於嘉慶丁卯九月。年五十有九。及門士私謚文穆先生。配德孺人。繼張孺人。遵黃氏張氏。子某某。孫某某。德孺人先君二十一年卒。年二十九。孺人之歿。悲其男緯乳嫗不家。顧事終身。須恩於歿。淚墮聲吞。久久不衰。人指為病。 例贈孺人。晉安人。以今戊辰之臘五日葬。君諱勝。字鶴年。初號九皋。晚易海樵。銘曰。

丈不明堂以耀。膠庠膠庠之光。斯文之傷。有道能文。昌黎於翺。曾是之云。中書最識垂丈采。見諸行。宵播穫。聲之耕。

行儉論　　陳斌

欲天下足食則勸耕。欲天下足用則行儉。勸耕之要。余有量行溝滄之說矣。若用紬而國不儉。則勞費日煩。末作日衆。人民之歸農者日少。將用不足而食益不足也。饑盜乘之。遂不可支。然則天下長久之脈。在行儉而已矣。行儉之實在止欲。在去飾。在禁糜。而不在於吝出內。裁正費也。蓋出內吝則無以使人。正費裁則無以供事。此欲怨之由。而非謹身節用之實政也。今觀鄉鄙細人之欲。飽煖而已。麤衣糲食。一金之資。可以給一人。若進而求美好。則用倍之。進而求豐餘。則又倍之。又進而求鮮異。則更倍之矣。而所見巨商豪吏。一宴而必數緡。襲衣而必百貫。一衣食之費。平人且終歲而耗千金。而又欲美其宫室。飾其器用。侈其一切養生送死之具。而又有聲色之娛。狗馬畋遊。戲玩之好。數倍於常用。吾以知人之欲至無窮。而其害亦至無窮也。而況於卿士大夫之有家。而況於后王君公之有國與天下者。其導欲非一人。其從欲非一事。起於至微至近之間。而漸至於屆四海之力。而惘然不覺。豈不可為寒心者耶。若一日止而絕之。以寬於民。以補於財用。則朝廷上下。即傳為盛德。不數年而天下成為風俗。廣為教化。則公卿守法。士大夫上廉。農民安處而盡其力。吾知任事之臣。不必為銖兩出入之計。而天下之用漸足矣。天下習俗之陋。莫甚於去實務尚虛

美。旋旋然惟粉飾之事。自知其力之既屈。而猶侈其外觀。則立敝之道也。故吾謂欲行儉者。又在去飾。夫飾非一端也。有僅其力而飾者。有力不足而愈飾者。僅其力而飾者。其室空。力不足而愈飾者。其業敗。以明其然也。今有一日用之器。亦取用而足矣。而或飾以刻鏤。刻鏤不足。又飾以丹采矣。丹采不足。又飾以金玉矣。而凡服御飾於身。陳設飾於家。妾婢飾於內。僕從飾於門。鞍馬船舟飾於路。非種體所係。而必為是者。以為外觀之不可已耳。此猶僅其力而飾者。然出廣而入有數。富室必落中產。必貧。若其已貧而勉循富者之為。無所入而不塞出者之竇。寧庸人之議。以示觀美於俗目。而不顧其後。則日虛月耗而不可救矣。聖人有言曰。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安。貧不可諱。儉則可安。後世患貧而又不能儉者。粉飾之言誤之也。況胥天下而尚粉飾。則人無誠樸之意。事無經久之計。其害至大。又不特儉之不能行也。至一切無名費用。即豪家大族。其房戶庖廚廄苑之開。與夫節賞年例寺觀香火之類。靡所不有。而況於有國家乎。故古今豐大之朝。事多用廣。費有所因。遂歷久不革。則且視為常款。沿為定額。曾不知其歲歲而虛糜也。濫觴之始。放為長流。大壑之澤。竭於漏卮。故崇靡者又行儉之一事也。或曰。人主患不廣大。度支出入。歲鉅萬。而惟儉之行。是示人以不廣大也。奈何。曰。人主謹身節用。以一人之儉。養給天下之衆。則正

廣大之至也。唐堯土簋而稱聖帝。夏禹惡衣而冠三王。孝文以弋綈為漢太宗。憲宗以一肉興唐中葉。而於豐亨裕大之時。進惟王不會之說者。未有不誤人家國者也。故一人行儉。即為教化。天下行儉。即為風俗。儉則食用不侈。而物價平。技巧不作。而農力盡。由撙節之後。可以蓄生殖。由生殖之後。可以備積儲。有積儲而可以饋兵。可以禦荒。而天下之用恒足矣。夫豈纖悉之務哉。曰。國儉而不能舉禮。又奈何。曰。三代而上。布衣而朝。陶匏而祭。再進以儉。故不能舉禮。今之儉。猶古之奢。竊謂必行儉而後可以求禮意也。漢明帝曰。吾子豈得與先帝子比。此為知國計者。若唐之嫁公主。宋之郊。明季之封藩。則自罷其國耳。何禮之舉。而又何儉之能行哉。

存恥

聖人有恥乎。曰。恥不似天地。恥一夫不受其賜。恥而後為聖人也。然則焉能豁。曰。受孺子者咳其名。置之於膝。則喜。餓而三呼三醜之。則唬而求去。故生而恥者。人也。無慮不能也。人不能於孺子罪也。不富貴利達。非其罪也。富貴徒有之。猶罪也。有且不潔。罪且甚也。罪在己者。吾恥之。罪不在己者。冒求之。為招焉。吾益恥之。恥吾恥所以謝恥也。不恥乎其他。故不為其他。乃恐其叢恥。蔡伯偕早而慧。五齡侍帝宮。伏背承檻而出入太子。童而亡恥者也。馮道拜馬前。德光曰。何物老子。道應曰。凝頑老子。積

其亡恥以至於幾死者也。李斯之出倉中之鼠也。桑維翰之求達一尺之面也。鄭之南鄙。葵有女而惡。鄰有女而好。忘其好也。往延燕之姑至。則澤無施焉。鄰女伏終身不窺中扃。而葵女益厭。彼數人者。葵之闕然中扃者也。無怪其甚也。天下同羣而異行。君子行法。小人行媚。媚者遽篨之人也。孔子曰鄉愿。孟子曰妾婦。漢曰中庸。後世曰圓通。其狀不可詰。或正容於其旁。而卒不可與莊語。不富貴利達不止也。有存恥者。則歷著之。曰恥如律。踰恥罪及。恥如石矢。恥身滅。學恥則益。宦恥則潔。女恥則節。有國家者提恥以治。大臣恥嘿。小臣恥賕。武臣恥逃。學校恥成文。道恥給。室恥別。童子恥為吏。百姓恥盜竊。世世長治。

世教隄防論

易詩書禮春秋。世教之隄防也。故尊之曰經。通之者曰儒。作之者曰聖人。自羲皇堯舜三代諸聖人。為後世深憂遠慮。行為道而傳為教。其後世卒不能無解散潰壞也。先師孔子亟起而修之。易以防患。詩以防邪。書以防誣。禮以防爭。春秋以防亂。其不治義黃堯舜以來之術者。皆曰異端。攻乎異端。斯為害也。故先師不言怪神。不為隱怪。所以正道教。完隄防也。先師之世。老墨齊踵興。其百數十年之閒。其書況伏不敢傳。其堅僻辨智之徒。名氏不敢稱。而橫議不敢發。蓋易詩書禮春秋之道。雖不行。恃

義黃允舜以來之舊防未敗也。嗚呼。至孟子時敗矣。至漢唐以後。又愈敗矣。由今觀戰國之天下。其形結不解。捭闔闘殺之事。此生民以來至烈之禍。而孟子談笑揮之。曰去利懷仁義。曰不嗜殺人。雖不遽止。而其道易明也。至於辨楊墨之言。乃不啻抑洪水驅猛獸之力。而惴惴焉猶懼其不勝。漢受秦弊。至孝武窮兵多殺。天下將耗竭不救。董子進策。未及焉。而約其旨。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勿使並進。惟深恐方術鬼神之人。攘臂其閑。韓文公與唐德順憲宗之代。內則强藩悍鎮。外則吐蕃回紇。去南北朝六七十年之閒。生人大患未息。然其建策抗節。尚無係唐之重輕。而所謂濟天下之溺者。則在汲汲與其徒黜佛老。嗚呼。天下人心之變。悖仁賊義。而興殺伐。殺伐既厭。乃逾惰安。惰安之久。乃尚奇衺。奇衺之傑。乃倡空無。故空無者。惰安之宗。奇衺者。殺伐之召也。自先師二千餘年之隄防。一不修而決於楊墨。再不修而決於佛老。孟子命世亞聖之才。黜楊墨而楊墨之道息。漢唐以下。儒者力愈弱。變愈亟矣。雖着筆奮舌以救之。而六季之濁亂。五代之潰爛。卒乘其後。而有不忍言者。苟隄防未壞。亦安有至此極哉。嗚呼。有聖人作。先仁義敎化以正風俗。固人心。則彼役佛老者。吾民也。講佛老者。吾士也。援而出之。復其職業。此至急至切之務。乃唐宋賢明之君。一不許創立寺觀。一沙汰僧尼道士。終未見拔本塞源。旋去旋盛。陷溺愈衆。而

莫如之何。此諸儒卒以困而無所救也。且西漢初尚黃老。其既也儒術為盛。明帝立佛祠。使其徒桑門習之。士民猶未變其俗也。至唐宰相請度為桑門。侍從敕度為道士。遂以為修煉之術。福利之數。宋以後吾儒之談性命者。且援而入之。是時老微而佛滋。徒侶益多。故釋子之書。微者析毫毛。高者駕太虛。若傅奕韓歐二程朱子之著論。非不切至而開明也。而黜其無人理。聚黨惑衆。為國家蠹害。則有倚其心性宗旨為說者。黜其心性宗旨。近理亂真之誣妄。則更有以大賢老儒之所棲託為解者。嗚呼。今使服其教者。朝而梵誦。暮而悟徹。必不能也。今使用其法者。生則乞食。死則火屍。亦必不能也。夫既不能奈何背畔先師。廢棄職業。不憚決恩世之大防。而尊為內典。引為本分乎哉。夫自開闢有人類。即有桑門。其並生不害者。天地之大也。中土聖人之治。有窮山邃谷。非吾民耒耜所剌。使彼中枯槁之徒。逸老息死於其地者。帝王之大也。若慮及無食之奸民。不教之丁壯。小惑大譁。託佛會以鼓愚衆。紛紛而不可戢絕者。此正今日士大夫所宜寒心。而不可不亟反者也。乃或昧反經行法之旨。而復哺糟啜醨於六季之餘。則一穴之細。可以潰隄。一夫之狂。可以壞俗。不能亟反而復扇之者。其不為世教之罪人與。故吾謂行羲黃堯舜以來之法。必不可亂。以彼法。從易詩書禮春秋之教。必不可亂。以彼教師孔孟程朱修道立教之言。必不可亂

以彼言。孔孟程朱。即千百年一生。而世教必不可不正。溷亂潰爛之禍。即千萬年不復見。而隄防必不可不修。嗚呼。是儒者之責也。是吾儒負天下望者之責也。

論秦弱

天下之亂乘於弱。秦未嘗弱也。何乘之者卒眾。曰。有形有情。天下之形弱者五。其實弱者三。上不斷也。下不陳力也。軍無食也。郡縣罷藩籬破也。是謂形弱。形弱者有為則必敗。有忍可不亡。懼之十年。謀之十年。抱本固末。其弱乃復。然而秦故無此也。則以何致亡。曰主孤立必亡。法壞必亡。勢一去不可集必亡。三亡徵者。乃為實弱。實弱則易乘。君長者。非獨能為之也。臣民之眾之推而主焉者也。故邑所眾主長一邑。國所眾主長一國。天下所眾主君天下。始皇有國二十六年。三十戰勝而并天下。謂藉自惠文昭襄六七世之詐力。以躋斯位。而非由天下之推而主之也。不勝其疑近忌遠。下夷滅制。以塵掃湯雉六國之人民。至數十百萬而不宥。已窮富窮貴。自聖自智。不欲聞忠臣諫士之一言。外若郡守令。內若丞相博士。欲手重足。避罪謹無敢比於僕隸。而惟蓄其景響之李斯。狗豨之趙高。以斷決於天下之上。譬作巨室。址無砥環無垣覆無陶瓦。大楹隆棟。孤撐露立。則高而益危。壯而益摧。夫欲伏一人者。必有十人之助。伏十人者。必有百人之助。始皇欲盡伏天下。而不知助之者之為誰。此匹夫

之挾厚貲而舍於行劫之家者也。此孤立之弱也。昔者商君用秦。權一切富强之謀。而服為秦法。毀阡陌以予民家。二人者。一人戰。一人耕。更休任力。業本而簡務。賞罰而示民向。秦守之累世。遂屈六雄。至於始皇。緃法盡變。重罰不賞。綱網者至無目之麗。徵天下富室巧技。以廢民耕戰之業。而積其姦富以相壓。文書煩促。上制之趙高。雜治之。下之有司。刀筆之吏。又相牽為奸欺。致朝廷之上。窮日夜而不可詰讞。治獄吏千萬人而卒無所徵。沙邱之賊。索十日不得。蘭池之盜。索二十日不得。秦尚有法哉。故商君壞聖人之法。始皇壞商君之法。有司壞始皇之法。法大壞。國非其國也。自始皇二十八年。蒙恬將三十萬衆。暴露北邊。雖咸陽之重。不復置信臣精卒。斬山夷谷。埋天地之險阻。通直道於九原雲陽。而大開殽函關隴之門戶。秦之地勢去矣。得荊齊地至遼遠。亦不為諸子置王填之。吏不遣重臣涖其要害。五六千里之外。事事決於使者。守令救死不暇。無威重可折子弟之亂萌。而天下之大勢去矣。邊卒老而弱。京師露而弱。郡縣散而弱。不深居簡出以備天下之圖已。而敝敝以求方鬼。天下益輕量之。乃復驅其丁壯罪隸。北向而塞。南向而戍。西向而宮殿。使陳勝吳廣劉項田儋之徒。其何忌而不反哉。當此之時。李由守三川。弗能禁。章邯發近縣兵。弗能及。刑徒戍卒。碎大成如瑕肌。而函關之三百年。無敢問其下者。不踰旬日而沛公一

軍軍覇上。嗚呼。主孤矣。法壞矣。勢去矣。及始皇之身。備三亾之道。而日暴至強之形。以愚其黔首。而以死迫之。天下本無所避死。何怪其卒不知畏死之人。以致其死命而毒秦哉。故匹夫積弱致強。秦積強致弱。積強致弱。是實弱也。自秦以後。實弱者隋。形弱者宋。不早圖其農兵軍政。以仁義實天下之腹。而幸其弱之萬一不亡。此姦民悍鄰所以急起而乘之也。此萬世之鑒也。

僧如鵬傳

如鵬不知其何處僧。宋先生大樽遇之天台。則以為台山僧矣。甚傳台山中虎不噬生肉。麋鹿見人不驚。古以為佛國。豈真有然者耶。諸老僧多葺茅居之。狀甚臞。問其年。搖首不答。與之金帛。無受者。是既可怪。今聞如鵬偉然七尺軀。目如巨星。語纚纚喉舌。如古吐令。何為而亦於是耶。且言入其茅。不設門戶。聞其吟聲。石裂而谷響。紙稿投大鐵甕。人鮮得見之。今天下僧寺。天台方廣。尤多度前代大藏佛書。如鵬偕之觀。期月以偏茅中無食具。日或飲一瓢水。盡一溢米。或數日否。其貌益壯悍。嗚呼。豈不更怪矣哉。宋先生卒。慨然言曰。天台如鵬。萬古一瞬。其何有於余。余獨歎石梁瓊臺華頂之間。非如鵬不奇。而前後往遊者。百十輩不能一遇。若余則既遇之矣。

陳子曰。物之精者靈。靈者奇。惟人亦然。然既近怪異。不可狎。天下有道。則滅蹟於深

山大谷人偶一見之。彼如鵬者。其何為者邪。抑彼教之豪傑者邪。

姚烈婦金氏傳

杭有民家女金氏。昏十五月而遂以烈死。其同里孝廉方正邵右蕃先生。白之當道。為題烈婦主入節孝祠。布衣陳先生燦書其事。以告德淸陳斌。請為之傳。傳曰。烈婦。金女也。父秉中。以許姚氏子之季曰聖天者。錢唐郭北同里閈人也。及秉中沒。乃依其兄移居仁和之打鐵關。而壻於是時遘瘵疾。且以兩家貧。各不能舉禮。故女之待嫁及二十年。金族人唆其母令絕婚者數矣。女拒以父命。謂不歸姚氏。吾無死處也。歲既久。先時媒妁無在者。其從兄裕堂再三趣姚。姚氏曰。妹壻病朝露。吾妹之志。即昏成婦。旦稱未亡。得遂事老姑。不怨也。殺禮舉之何忌。婦遂以嘉慶二年二月十八日。歸于姚。姚氏子曰就天應天聖天者。婦兄公也。先喪偶。無鞠子。以弟聖天病屢久。故亦不願其昏事。比婦入門。願以女功佐助醫藥。聖天得少延矣。三年八月病又劇。乃呑聲私語婦曰。汝何歸哉。汝何歸哉。吾終且負汝。汝能學他家節婦。吾死姑益老。奈吾家獨居者何。婦益心痛。借他言開之。遂數日出入不言語。至其月晦日之夕。坐視聖天呻吟欷歔。婦閉目不忍視。伺聖天聲息竟。闔戶結衣裾服滷死。聖天甦而慟。且以掌擊牀木者再。曰吾有婦矣。繼亦死。

論曰。烈婦先其夫死。里中嘵嘵謂婦愚。事不合旌典。試則未敢竊議。若其昏年婦已三十三。聖天三十五矣。大義幾虛絕。婦卒歸以死殉。皦日不欺。若婦者其亦有以自斷者矣。

人才論上

張澍

何古之人之才多也。遺之大而不懼。役之艱而能堪。其恢恢乎游刃有餘。綽綽乎展足不蹶。是豈幽莽以將事。徼倖以成功哉。自其始不移於物。不滑其真。凡兵農禮樂工虞水火。無不旭歷鋭銀以求造乎其精。而又養之以三物六行以固其根本。是其所學者正而其德裕也。學正則不為縱横捭闔之術。德裕則不為容悅愿𢧐之行。當其伏處衡茅。不求聞達。粥粥若無能者。一旦膺徵聘而出。典章若素諳。政事若熟謀。舉而措之。有旋乾轉坤之力。而無雷振風動之迹。天下宴然如無事也。即或時事艱虞。外患兵戎。內變肘腋。羣疑滿腹。首施兩端。而獨不動聲色。鎮靜如常。摧彊寇于談笑。消讒謗于無形。宗社苞桑。苐檯晃蕩。若是者得不謂之才乎哉。然其人固未嘗以才自衒也。小心敬慎。鞠躬盡瘁。曰吾以奉吾職耳。後之人歎羨而愛慕之。以為才之兼於人也。烏知其學之者為何事。德之積於厥躬者。一發而攸往咸利。非臨事周章以襲取之者乎。

人才論下

今之人豈遂無其才哉。然今人之所謂才。大抵皆古人所謂不才者也。以清勤釣名譽。以接納獵爵位。既而以容默固巢窟。久之則兇詐鉗忌以箝人口。泄泄然冀承平

之久享也。遑遑然惟貨利之是殖也。他人之以才見者。不惟不誘厲之。則曰是喜事。是貪功。必抑塞之而後已。是乃令人之才也。或曰。今之膺大名登膴仕者。詎非才乎哉。余曰。是則然矣。余嘗見其設施矣。朝出一令曰。某書院缺膏火。各府縣其捐之以作士。莫出一令曰。某地有盜賊。其添兵數名以防守。究之未嘗造一士。秖以數金月費縻之也。究之未嘗獲一渠。地方之報劫者置罔聞也。凡若此者何也。曰吾以盡吾職耳。偶有水旱。不思撫綏之道。則曰此天災也。今之民不良甚矣。安可無天災以懲創之。其理刑名也。務欲脫凶人之罪。曰死者長已矣。生者吾脫之。可以廣陰德。其取人也。以奔走為勤幹。以貲緣為曉事。以餖飣為得體。圜必如彈丸。柔必如鞄韋。而中才以下之人。從風而靡。皆潰爛於其中而莫之返。稍有克自樹立見頭角者。則挫折之。困辱之。甚且假事而罷斥之。於是世乃無一才。非無才也。陰柔之氣蘊結既深。則生為蝨蟲虺蛇狐狸。種育既繁。相與噬齧。不至於滋害萬物而不已。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剛陽也。天地日月山川。非剛不立。知乎此而可以得才矣。

書王貞女事

夫滄海至深也。有時而枯。礪石至堅也。有時而爛。日月有時而蝕。陵谷有時而變遷。獨此懿德之根於性生者。不以富貴奪。不以貧賤奪。不以時危而渝。不以力孤而

訛此乃天之所為非人之所為也今於王貞女事信之貞女者富平縣西鄉民王生輝之女也家貧甚幼字科子郎溫振邦之孫繩武溫亦貧甚有妻高氏年俱七十餘子早歿止繩武一孫年十八為人傭作苦未能親迎也嘉慶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繩武病殂女聞之欲奔喪其父阻之女堅欲往彊阻之既而念己貧溫姓孑單謀以女適他人女知之愕痛潛詢溫氏之居址何許徑路何繇於二十四年乘間奔赴溫氏宅痛哭匶前極哀畢即拜見祖舅姑言已終身奉養祖舅姑決不願他適意振邦夫婦曰我家貧身且老旦莫謝人世無所依賴恐誤汝終身汝其往汝家貞女則泣曰兒甘心食貧堅守志節若有變改死不敢辜溫氏夫婦方旁皇無可奈何會其父蹤跡至呼女返女堅不肯其父彊欲挽回貞女望井投隕鄰里觀者咸感咽良久勸其父從女志勿彊也其父乃施是時女年纔十二歲矣嗟夫士大夫束髮讀書奮更談名節儼然義概秋霜氣陵皎日視召忽猶棄唾呼申蒯為豎子一旦值時机隍首施兩端或且奴顏婢膝北面仇讐反笑碎首之為愚欣富貴之自在此與狗彘奚異或曰貞女之行固皭然不滓矣然未嘗合卺是夫而未匹也則不可以守志未經廟見是未謁舅姑也則不得成婦而遽以身歸自比於未亡人毋乃違先王之禮而踰於經乎余曰此至性至情之所發即天經地義所由立也昔王蠋未捲齋主而

死於燕師。魯仲連固布衣而不肯帝秦。當時稱為義士。未聞有譏之者。貞女之束身溫氏。誓不他嫁。即此志矣。如若所云。則漆室女真有欲耦之心。則蠹蝕風俗。非維持名教者所宜出此言也。憶明洪武初。諸暨孟氏女為同邑將文旭所聘。文旭年十七。宦監察御史。請歸親迎。值條奏時事十二款。忤旨賜死。孟氏哭告父。謂文旭既親迎有吉日。禮宜往弔。不許。又謂文旭死。其父母無子。請往事姑舅。又不許。乃瞷匿過門。躍出隨之。俟舅姑亡。仍歸家。築一樓以居。名曰柏樓。宣德中旌之。即我朝康熙時仁和計二姑。許同里陳桓為妻。桓以貧從軍於閩海。身沒於陳。二姑過桓家。親為操作。且絡絲餬鬻。日取傭值以養桓二親。逮老死。當事以事上之。廷議亦予旌。何嘗非時王之制乎。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然。言夫死亦然者。明夫死而女得服斬衰以弔也。則固未戾先王之典也。令貞女來溫氏三年矣。勤紡績以事祖姑舅。備極劬辛。靡有懈怠。閒處閨壼。非至戚不與相見。其貞亮之性。有特異者。獨其家計過窘。煢煢一女。奉晨夕膳。實亦維艱。世豈乏仁人君子。慨施泉布。為之置田。俾得瞻白頭二老。以終其身。貞女亦得稍蘇息。無枵腹之虞。獎成節義。扶持綱常者乎。余拭目俟之。

劉星五先生傳

先生氏劉名作垣字星五武威縣人乾隆丙子舉人辛巳進士宰安徽舒城縣縣當通衢有司日急供張多不暇謀民事先生性果決善析獄有訟牒備兩造至不問所訟事先以道理開喻再三然後訊斷事端靡不輸情悅服最惡佃張堅不吐實者痛懲之久之民知官之廉平而明敏也則相稱曰劉頗黎遷泗州知州以讞鄰縣獄詿吏議歸閱撫軍鶴元嘗謂屬吏曰身入仕途不脫書生本面目者劉泗州一人而已方先生未赴選也嘗掌教酒泉書院悠學侶囿于時藝不知稽古乃量材質高下日課經籍數十條昕夕講貫弟子交相激發多傳通儁雅之士科目蔚興洎罷職返里酒泉人復延之人文蹴于曩昔旋主講天梯書院嚴立課程不與以暇生止語默繩以禮法稍踰閑呵責立至學者莫不冰兢為文恪遵先正矩矱以理醇辭雅為的澍年方稚從之受業先生奇愛之病其筆端縱橫常曰子才信佳而文軼法度非時軌也會學使章桐門先生將按臨先生謂澍曰子熟文選亦讀律賦乎澍對曰未先生曰子急取律賦讀之學使至可考古也澍乃取家所有新賦湧雲全部讀之六日而熟請先生命題作之先生賞其藻麗復訾其奔放已而學使至涼澍以幼童與試名列第一先生喜甚謂澍曰子毋謂賦佳而被甄拔也學使憐爾幼故提獎之耳澍於是益奮厲迨成進士為庶常改知縣令黔中玉屏先生寓書曰古人之牧民也官府若

無吏。亭落若無民。鄉閭無夜召之征。郵驛無夜行之吏。犬不夜吠。鳥不夜鳴者。以其不擾民也。余不患子之慵不事事。而患子之勤而多事也。先生治尚綜覈。而其言乃如此。澍覆之曰。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亂。不治本而務其末。譬如拼溺而垂之以石。救火而投之以薪也。淮南子云。小人之治民。如寢關縣機。不得須臾寧。澍不敢出此也。即子美之烈火。安于之峭澗。澍亦審時量地。不敢妄學也。迨澍自蜀屏山歸。而先生歿矣。年八十有二。澍後南遊。遇舒城老宿。言先生初宰舒城。有兄弟爭產訟者。各以財賂之。受其財。不之理。賂踵至。仍不理。兄弟又多其金賂之。先生乃坐堂皇。出其賂。呼其人至而呵之曰。爾兄弟爭產。是愛財也。何為以財賂官。得毋以財求勝乎。然何能兩直也。爾祖爾父。銖積以有此。乃以飽官之橐橐。愚孰甚焉。呼伍伯將杖之。兄弟則叩頭哀乞。願不終訟。合財如故。先生乃令兄弟均分其金。各悔罪揮淚去。嗚呼。此亦令世之所難矣。所著有周禮匯解。左傳闡義二書。大抵采宋儒之說而參以　本朝諸家。于方望溪尤為服膺。其言平實堅確。不尚新奇。可傳也。子學海庠生。孫瀛亦庠生。皆克世其家風矣。

何梅生小傳

君名承先。字梅生。與吾為同縣人。父天民。乾隆乙酉拔貢生。績學敦行。卒後數月。君

始生育於舅氏林明經起鵬家。君性幼而夷曠。逸然高厲。嗜讀書。熟於注疏。尤精綜史漢。凡鄭賈之說。顏李之注。皆言之鑿鑿。如以弗貫肉。乾隆乙卯鄉試經題為詩小戎首章之前六句。典試者苦不得佳構。從落卷中蒐獲君文。考据獨詳覈。激賞之。視所為四書制義。皆超逸非俗手所辦。乃拔列第一。為解元。時典試者湖南羅翰林修源也。得君喜甚。延譽公卿間。而其名日起。嘉慶乙丑成進士。改庶吉士。戊辰散館授知縣。官福建長泰。君于事御之以簡。時或登山臨水賦詩自娛。而尤湛於酒。庚午冬。調南安。未抵任而病。病良久。遂卒。無子。君之繼室黃氏。載其柩航海至都。由都返涼州。葬時予在蜀。聞君之卒也。哭曰。梅生其死於酒乎。君與予交最密。年長於予。予兄事之。頗畏予。能聽予言。猶憶君為庶常時。余適赴選至京。見君面甚瘦。患痔。衛尻水淋漓透衣。每余曰。君病如此。尚事杯罍乎。必痛絕之。君笑曰。速絕之不能。請以漸而絕之可乎。余曰。聽吾約。早飲必禁。晡食則數巡。能之乎。則笑曰。如約。一日午熱。君方卧。余異其腹彭亨。捫之冷如冰。堅如石。大驚曰。何乃如是。君笑曰。此病甚佳。厥名古貴。何幸而有此也。余曰。古貴壯蠣也。君腹豈孕壯蠣乎。此當溼之所結。久則必潰。潰則猷烈。君何幸之有。君乃啃曰。有是哉。既而瘕漸輭。痔亦稍愈。則謝余曰。此禁酒之效也。今而後當嚴守約。君性既疏嬾。凡錢財一委之家人。乾沒置不問。故蓬囊常匱。

會予以選𣾀欲南游。君亦請假返里。偕出都門。至衛輝而別。從此成永訣矣。距君歿之九年。余入都補官。或言君為江南廬江縣顯應侯云。先是繼君任者白鳳有神降其署。畫字盤沙中。為詞一闋。署梅生。衆讙曰。梅生先生來也。先生喜飲。盍飲乎。則又書曰。予為廬江城隍神。將之某處鞫案。匆匆不暇飲。然從人多。諸君其飲食之。梅生內弟林大本。適與其聞。為人言之如此。林質厚。非造作事端者。噫異矣。